

南唐二主全集

管效先編



MG
I 214.31
1
2

管效先編

南唐二主全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2169 5955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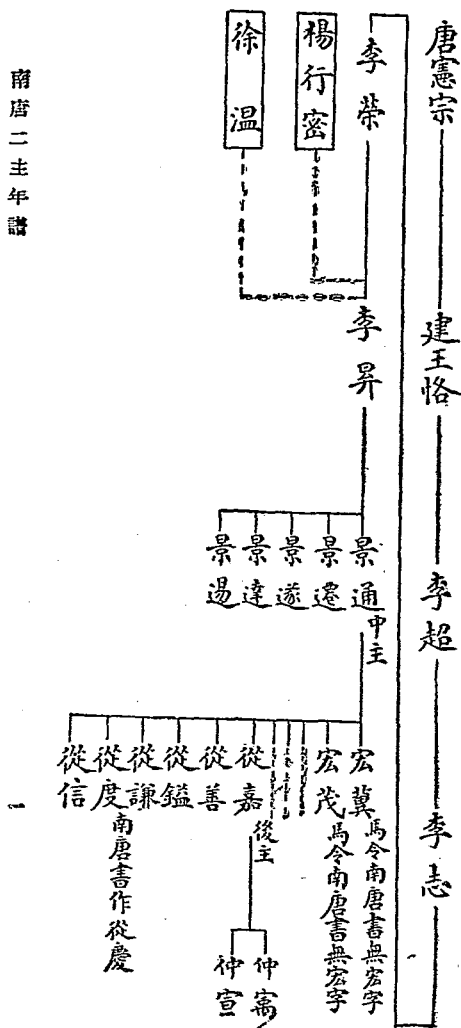
南唐二主全集總目

南唐二主年譜·····	一一五
南唐中主文集·····	一一二
南唐中主詩集·····	一一二
南唐中主詞集·····	一一四
南唐後主文集·····	一一一
南唐後主詩集·····	一一七
南唐後主詞集·····	一一九

南唐二主年譜

中主姓李，名景通，字伯玉，臣周後，又改名璟；諡明道崇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南唐先主厚長子。後主名煜，字重光；初名從嘉，降宋後，封違命侯；卒贈太師，封吳王；中主第六子。

今考定二主世系列表如左。



先主昇，字正倫，徐州人，姓李氏。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恪生超，早卒。超生志，仕爲徐州判司，卒官，因家焉。志生榮，榮性謹厚，喜從浮屠遊，多晦跡精舍，時號李道者。昇六歲而孤，遇亂，伯父球攜其母子避地淮泗，至濠州。乾寧二年，淮南節度使楊行密見而奇之，養以爲子。行密長子渥惡昇，不以爲兄弟；行密乃以與大將徐溫，曰：『是兒狀貌非常，吾度渥終不能容，故以乞汝。』遂冒姓徐氏，名知誥。（陸游南唐書）

『一點分明值萬金，開時惟怕冷風侵。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尊前不盡心！』知誥九歲在溫家作，題爲詠燈。溫閱之，歎賞，遂不以常兒遇之。（詩史）

先主姓李，唐室裔也。小字彭奴。其父榮，榮之父志，志之父超，超早卒。志爲徐州判司，因家焉。榮性謹厚，適丁亂世，晦迹民間，號李道者。彭奴以光啓四年，生於彭城，流寓濠泗。吳武王楊行密克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姓徐，名知誥。溫嘗夢黃龍十數，溫獲其一龍而寤，翌日得知誥。知誥奉溫以孝聞。從溫出，不如意，杖而逐之；及歸，拜迎門。溫驚曰：『爾在此也！』知誥泣曰：『爲人子舍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母子之常也。』溫由是愛之。（馬令南唐書）

先主唐憲宗子建王恪之後。祖志授署徐州判官，卒於任所。父榮有器度，不事產業，每交結豪傑，以任俠爲事。屬時離亂，羣盜蜂起，朱梁統制天下，而楊行密專據淮南。榮乃感憤，欲圖復興之志，然無少康一旅之衆，數十里之地。久之，聞海賊夏詔衆甚盛，欲因之以成大事。往說詔曰：「僕大唐之後，少失怙恃，遭世多難，先祖基業，蕩然橫流，爲人所有！自料以高祖、太宗之遺德，宗祧社稷，必未杜絕。其間子孫，必有興者。吾雖不調，夙蘊壯志。聞公英英雄，士卒勇勁。吾欲因公立事，共取富貴。苟成霸業，古賢魚水未足爲遇。」詔感其言，於是從之。遂率衆自海入淮，轉掠沿岸郡邑，至濠梁間，衆至數千人。行密因自率師攻之，數敗，乃爲所擒，因捕其家，盡誅之。時先主方數歲，且異常兒，濠上一桑門，與行密有故，乞收養爲徒弟。後行密大將徐溫，出師濠上，見先主方穎豐頤，隆上短下，乃攜歸，爲己子。（龍袁江南野史）

唐嗣薛王知柔爲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誥流落江淮，遂爲徐溫養子。（李吳蜀後主實錄）
李昇，本潘氏，湖州安吉人。父爲安吉將，吳將李神福攻衣錦軍，過湖州，齒昇歸，爲僕隸。徐溫常過神福，愛其謹厚，求爲養子。以讖言「東海鯉魚飛上天」，昇始事神福，後歸溫，故冒姓李氏以應讖。

(吳越備史)

周世宗實錄，薛居正五代史稱昇爲唐元宗第六子永王璘苗裔。而江南錄則云憲宗第八子建王恪元孫。陸游南唐書，陳霆唐餘紀傳，亦云建王恪生超，早卒。超生志，仕爲徐州判司，卒官，因家焉。志生榮。元人趙世延南唐書序因云，李昇系出憲宗四世。馬令南唐書但曰：「先主，唐宗室裔也。」不言何王後。按劉恕十國紀年云：「昇復姓，附會祖宗，非唐後。」而吳越與唐人讎敵，備史亦非實錄。昇少孤，遭亂，莫知其祖系。昇會祖超，祖志，乃與義祖之會祖祖同名，知其皆附會也。歐陽史曰：「昇，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所終，乃從之。」（吳任臣十國春秋注）

烈祖李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也。世本微賤。父榮性謹厚，喜從浮屠遊，多晦迹精舍，時號李道者。彭奴六歲而孤，遇亂，伯父球攜之濠州。未幾，母劉氏卒，遂託迹於濠之開元寺。乾寧二年，吳太祖攻濠州，得之，奇其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齒爲兄弟。吳太祖乃以與大將徐溫曰：「是兒狀貌非常，吾度溫等終不能容，故以乞汝。」遂冒姓徐氏，名知誥。溫妻李氏，又以同姓故，鞠養備至。（十國春秋）

先主遶壯，身長七尺，廣額隆準，精彩鑠人，語聲清暢。常緩行，從者闔步不能及，相工云：『此龍行虎步也。』從溫攻伐，身先士卒。（馬令南唐書）

天復二年，楊行密爵吳王，取昇州。（馬令南唐書音釋篇云：『古金陵，唐稱昇州。』）天祐二年，吳王楊行密卒，子暹代。天祐（乾寧）天復，天祐等皆唐昭宗年號。唐亡後，吳王仍用昭宗年號紀年。四年，徐溫專政。唐以是歲亡於梁太祖朱溫之手。（歷代帝王年表）

天祐六年，先主遷昇州防遏使兼樓船軍使。七年，授昇州副使，知州事。九年，以功遷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守令皆武夫，專事軍旅；先主獨褒廉吏，課農桑，求遺書，招延四方士大夫，傾身下之。雖以節儉自勵，而輕財好施，無所愛吝。十一年，加檢校司徒，始城昇州。（陸游南唐書）

唐昭宗天祐十二年，丙子，中主生。

梁貞明二年，蜀通正初年，晉，岐，吳，皆仍稱昭宗天祐十三年。（歷代統紀表）

契丹太祖阿保機稱帝，建元神冊。（世界大事表）

天祐十四年，丁丑。中主二歲。

昇州城成，徐溫來觀，喜其制度壯麗，徙治焉。而以中主之父知誥爲檢校太保潤州團練使。（陸

游南唐書）

秋八月，劉巖稱越帝於廣州，建元乾亨，旋又改國號漢。（朱子資治通鑑綱目）

天祐十五年，戊寅。中主三歲。

吳副都統朱瑾殺都軍使徐知訓。中主之父知誥在潤州聞難，用宋齊丘策，即日濟江，撫定軍府。

溫乃以知誥代執吳政。（資治通鑑綱目）

朱瑾殺知訓，馬仁裕自赫山渡馳告先主，先主即日率師入廣陵定亂。遂代知訓爲淮南節度行

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勤儉寬簡，盡反知訓之政，上下悅服。（陸游南唐書）

高麗太祖王建立國。（世界大事表）

吳王武義初年，己卯。中主四歲。

漢乾亨三年，蜀乾德初年，晉陵仍稱唐天祐十六年。（歷代帝王年表）

四月，徐溫奉玉冊寶綬於楊隆演，尊王卽吳國王位。改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初年。大赦境內，建宗廟社稷，設百官，宮殿之物，皆用天子禮。（十國春秋）

吳王建國，以帝（中主之父知誥）爲左僕射參政事，國人謂之政事僕射。乘剝亂之後，曾未期歲，紀綱憲度，粲然並舉。溫雖遙執國政，而人情頗已歸屬於帝。（陸游南唐書）

知誥於府署內立亭，號曰延賓，以待多士，命齊丘爲之記，由是豪傑翕然歸之。間因退休之暇，親與宴飲，咨訪缺失，問民疾苦，夜央而罷。是時中原多故，名賢耆舊，皆拔身南來，知誥預使人於淮上資以厚幣。旣至，糜之以爵祿，故北士士人，聞風至者無虛日。（十國春秋）

武義二年，庚辰。中主五歲。

楊隆演卒，弟溥立。（歷代統紀表）

吳王順義初年，辛巳。中主六歲。

吳王楊溥改元順義初年。（歷代統紀表）

順義二年，壬午。中主七歲。

順義三年，癸未。中主八歲。

順義四年，甲申。中主九歲。

順義五年，乙酉。中主十歲。

中主風度高秀，工屬文，年始十歲，官駕部郎中，累進諸衛將軍。（十國春秋）

中主美容止，器宇高邁，性寬仁，有文學。甫十歲吟新竹詩云：『棲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

稀。』人皆奇之。起家爲尚書郎，吳讓皇見之曰：『吾諸子皆不及也！』累遷諸衛大將軍典治軍旅，撫

納將校。(馬令南唐書)

元宗後主俱善書法。元宗學羊欣，後主學柳公權，皆得十九。購藏鍾王以來墨帖至多。(陸游保儀黃氏傳)

順義六年，丙戌。中主十一歲。

蜀亡。閩建國。(歷代統紀表)

吳帝乾貞初年，丁亥。中主十二歲。

丞相徐溫卒，楊溥稱帝，改元乾貞。中主之父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潯陽公。(十國春秋)

徐溫常入覲于王，至知誥之第，侍奉彌謹，初更溫睡，見有侍於牀前者，問之曰：「知誥。」溫因遣其休息，知誥不退。及再寤，又見之，乃曰：「汝自有政事，不當如此以廢公家務。」知誥乃退。及溫中夕而與，見一女子侍立，問之曰：「知誥新婦。」亦勞而遣之。他日謂諸子曰：「事在二哥矣，當善事之。」

(五國故事)

有徐玠者，事溫爲金陵行軍司馬，工揣摩掉鬪。密說溫曰：「居中輔政，豈宜假之它姓？請更用嫡子知詢。」帝刺知，皇恐，表乞罷政事出鎮江西，表未上而溫疾亟，遂止。（陸游南唐書）

乾貞二年，戊子。中主十三歲。

吳帝太和初年，己丑。中主十四歲。

吳改元太和。中主之父知誥兼中書令。（歷代統紀表）

太和二年，庚寅。中主十五歲。

中主以大將軍而爲兵部尚書，參政事。（十國春秋）

太和二年，辛卯。中主十六歲。

吳以其中書令徐知誥鎮金陵。徐景通爲司徒輔政。(資治通鑑綱目)

烈祖出鎮金陵，拜璟司徒平章事，知內外諸軍事，加諸道副都統。(馬令南唐書)

太和四年，壬辰，中主十七歲。

徐知誥廣金陵城。(資治通鑑綱目)

太和五年，癸巳，中主十八歲。

徐知誥營宮城於金陵。(資治通鑑綱目)

孟知祥爲蜀王，號後蜀。(世界大事表)

太和六年，甲午，中主十九歲。

五月，徐知誥幽臨川王濠於和州。濠，吳帝弟也。十一月，召中主還金陵，留景遷江都輔政。景遷，中

主弟也。(資治通鑑綱目)

天祚初年，乙未。中主二十歲。

吳帝改元天祚。加中書令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天下兵馬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昇、潤、

宣、池、歙、常、江、饒、信、海、十州爲齊國。知誥辭尚父丞相殊禮不受。(十國春秋)

立中主爲王太子，中主因讓。(陸游南唐書)

天祚二年，丙申。中主二十一歲。

知誥建大元帥府，置百官，以金陵爲西都。(十國春秋)

契丹立石敬瑭爲晉皇帝，敬瑭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賂之。(資治通鑑綱目)

南唐烈祖昇元初年，丁酉。中主二十二歲。後主生。

正月，吳徐知誥建齊國於金陵。四月，吳徐知誥更名誥。七月，吳徐誥殺其主之弟歷陽公濛。誥稱帝，國號唐，奉吳主爲讓王。（資治通鑑綱目）

天祚三年，閩越諸國皆遣使勸進，人望已歸。於是加殊禮，建齊國，置宗廟，以宋齊丘爲左丞相，徐玠爲右丞相。冬十月，受吳禪，太尉楊璘奉上皇帝璽綬。國號太齊，改元昇元。策皇帝爲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追尊考溫爲武皇帝。封子景通爲吳王。（馬令南唐書）

昇元元年冬十月，吳帝禪位於我，甲申卽皇帝位，改吳天祚二年（案先主稱帝，只陸游南唐書謂爲天祚二年，他史皆謂爲天祚三年。南唐書紀年不書甲子，且往往將數年之事，用一二語括之，故陸氏天祚二年之說，似不可信。）爲昇元元年。國號齊（案先主初改國號，祇通鑑綱目及歷代統紀表謂爲唐。歷代統紀表所據爲通鑑綱目，非別有所本。餘如陸馬二氏南唐書及十國春秋等，皆云初號齊。且於改稱唐國一事，皆有詳細紀載。是以通鑑綱目昇元元年改國號唐之說，必有誤也。）追尊考溫爲太祖武皇帝。封子景通爲吳王，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徙齊王。（陸游南唐書）

吳亡。晉，蜀，閩，南唐，凡五國。吳越，湖南，荆南，凡三鎮。（歷代統紀表）

煜以七夕日生。(唐餘紀傳)

從嘉廣額，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陸游南唐書)

昇元二年，戊戌。中主二十三歲。後主二歲。

昇元三年，己亥。中主二十四歲。後主三歲。

中主全家復姓李氏。先主更名昇。改國號曰大唐。(十國春秋)

昇元四年，庚子。中主二十五歲。後主四歲。

中主之父昇如江都，江都一名東都，卽揚州也。己未，高麗使侍郎柳兢實來貢方物。八月，立中主爲皇太子，中主復讓曰：『前世以嫡庶不明，故早建元良，示之定分；如臣兄弟稟承聖教，實爲敦睦，願寢此禮。』先主下詔稱其守廉退之風，師忠貞之節。并詔中外致賧齊王如太子禮。(十國春秋)

昇元五年，辛丑。中主二十六歲。後主五歲。

昇元六年，壬寅。中主二十七歲。後主六歲。

元宗保大元年，癸卯。中主二十八歲。後主七歲。

晉主重貴天福八年，殷主王延政天德初年，南漢主晟乾和初年，遼會同七年，後蜀主昶廣政六年。
(歷代帝王年表)

昇卒，中主嗣位，改元保大。謚先主爲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大赦，百官進位二等，將士皆有賜。蠲民逋負租稅，賜繹寡孤獨粟帛。尊母宋皇后爲皇太后。立妃鍾氏爲皇后。弟景遂改封燕王。弟景達改封鄂王。弟景湯爲保寧王。仍詔中外，以兄弟傳國之意。(陸游南唐書)

以元子南昌王翼爲江都尹東都留守。(馬令南唐書)

中主好讀書，能詩，多才藝，便騎善射。少喜栖隱，築館於廬山瀑布前，蓋將終焉，迫於紹襲而止。
(十國春秋)

十二月，以太保中書令宋齊丘爲鎮海軍節度使，齊丘請歸九華舊隱，許之。(十國春秋)

齊丘表乞歸九華舊隱，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仍賜號九華先生。（通鑑綱目）

中主接羣臣如布衣交，問御小殿，以燕服見學士，必先遣中使謝曰：『小疾，不能著幘，欲冠褐，可乎？』其待士有禮如此。（唐餘紀傳）

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爲歌板色。元宗嗣位，宴樂擊鞠不輟。嘗醉命感化奏水調詞，感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輒悟，覆杯歎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也！』感化由是有寵。元宗嘗作浣谿紗二闕，手寫賜感化。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甚優。（馬令南唐書王感化傳）

元宗暑月曲宴相臣嚴續等於北苑，有老牛息大樹之陰，命樂工詠之。感化遽進曰：『困臥斜陽，瞻枯艸，近來問喘更無人。』續等有慚色。元宗常作浣谿紗二闕，手書賜感化，『菡萏香銷翠葉殘』與『手捲珠簾上玉鉤』是也。（十國春秋）

李嗣主宴苑中，有白野鵲飛集。嗣主令感化賦詩。應聲曰：『碧山深洞恐遊遨，天與蘆花作羽毛。要識此來棲宿處，上林瓊樹一枝高。』嗣主大悅，手寫浣谿紗賜之。（詩話類編）

玉簫爲蜀主行宮人，能歌衍宮詞。一日命之歌，則歌『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眞癡人』二句。其事與南唐王感化同。感化，建州人。中主嘗醉命之歌水調，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及『本爲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解除休』，再四不易。中主覆杯歎曰：『使孫陳二主得聞此言，不至有銜璧之辱也！』遂寵之。（五代軼事）

風乍起，世多言馮作，而陽春集不載，惟長沙本有之，當係成氏作也。（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保大二年，甲辰。中主二十九歲。後主八歲。

正月，罷侍中周宗爲鎮南軍節度使，詔齊王景遂總庶政，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初，烈祖尤愛景遂，帝奉先志，欲傳以位，故有是詔。給事中蕭儼上書切諫，侍衛都虞侯賈崇叩闕泣諫，始以手札批喻儼等，而寢所下之令。夏，閩人朱文進弑其君曦，使來告亂，囚其使，議伐閩，以民疫，釋閩使，遣之。冬十有二月，以馮延巳爲翰林學士承旨，水部員外郎命邊鎬、查文徽伐閩，師次於蓋竹，退，復屯建陽。（陸游南唐書）

保大三年，乙巳。中主三十歲。後主九歲。

五月，李仁達以福州來附。八月，克建州，執閩主 王延政歸金陵。九月，汀州，泉州，彰州來降。十月，皇太后宋氏殂。（十國春秋）

烈祖晏駕時，中書侍郎 孫晟欲稱遺詔，奉后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爲之？」元宗卽位，尊爲皇太后，每元宗來朝，惟勞其良苦而已，無一言及于政治，曰：「婦人預外事，非國之福也。」（十國春秋）

保大四年，丙午。中主三十一歲。後主十歲。

二月，命建州製的乳茶，號曰京挺，臘茶之貢，始罷貢陽羨茶。（十國春秋）

南唐時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宮嬪縷金於面，皆淡妝，以此花餅施額上，時號北苑妝。

（毛先舒 南唐拾遺記）

江左李氏別令取茶之乳作片，或號京挺，的浮，及骨子等名。（談苑）

五月，泉州都指揮使留從效廢王繼勳而代之，帝命從效爲泉州刺史。召繼勳還金陵，徙彰州刺史。六月，以樞密使陳覺爲宣諭使，使諭李宏義入朝，不克。八月，陳覺擅發汀、建、撫、信州兵趨福州。帝遣馮延魯攻福州，克其外郭。九月，淮南蟲食稼，除民田稅。（十國春秋）

保大五年，丁未。中主三十二歲。後主十一歲。

正月朔，大雪，帝召齊王景遂等登樓賜宴賦詩。（十國春秋）

元日大雪，李主命太弟以下，展燕賦詩，令中人就私第賜李建勳繼和。時建勳方會中書舍事徐鉉，勤政學士張義方于溪亭，卽時進和。乃召建勳，鉉方同宴，夜艾方散。侍臣皆有詩詠，徐鉉爲前後序。仍集名手圖畫，書圖盡一時之技。眞容，高冲古主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源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皆絕筆也。（陶穀清異錄）

立景遂爲皇太弟。徙燕王景達爲齊王，領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宏冀爲燕王副元帥。契丹以

滅晉來告捷，且請會盟於境上，辭不赴。請差官如長安修奉諸契，丹不許。三月，吳越救福州，我師敗績，諸營皆潰。留從效遣還泉州戍兵，帝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四月，詔卽軍中斬陳覺，馮延魯，赦諸將不問。未幾，復詔械覺，延魯還都。至，貸死，流之。五月，聞蕭翰棄大梁遁歸，詔曰：「乃眷中原，我之故地！」以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六月，聞漢入汴，兵遂不出，而金全猶帶銜不革。（十國春秋）

保大六年，戊申。中主三十三歲。後主十二歲。

九月，漢伐河中，獲國節度使李守貞，上表乞師，詔以李金全等救河中，師次沂州。冬十一月，退保海州。是月遣漢主書，求復通商，且請赦李守貞罪，不報。（十國春秋）

保大七年，己酉。中主三十四歲。後主十三歲。

正月，淮北盜起，招降之。（十國春秋）

時中原無主，寇盜縱橫，嗣主乃嘆曰：「孤不能因其危運，命將與師抗衡中國，恢復高太之土宇；

而乃勞師於海隅，孤實先代之罪人也！至於悔恨百端，不能自弭。（龍衮江南野史）

召大臣宗室赴內香宴。凡中國外域名香，以至和合煎飲佩帶粉囊共九十二種，皆江南所無也。冬十月，我師渡淮攻正陽，敗績。十二月，南州副使留從願、酆、殺、刺史、董思安，據南州以附其弟從效，帝不能問。詔升泉州爲清源軍，以從效爲節度使。是歲，命倉曹參軍 王文炳摹勒古今法帖上石。（十國春秋）

二月，故晉 李太后詣契丹主，請依漢人城寨之側，給田耕桑以自贍；契丹主許之，并故晉主遷於建州。未至，安太妃卒於路，遣令焚骨南向颺之。既至建州，得田八十餘頃，令從者耕以給食。頃之，德光之子述律王，遣騎取故晉主寵姬趙氏、聶氏而去。（資治通鑑綱目）

保大八年，庚戌。中主三十五歲。後主十四歲。

正月，下恤民詔，大赦，境內窮民無告者，咸賜粟帛。李金全始罷北面行營招討使。二月，永安留後查文徽襲福州，大敗，被執。八月，尙書郎周濬等三人奔漢。九月，楚平節度使馬希萼來乞師，命師援之。

十二月，希萼攻沼潭州，弑其君希廣，自稱楚王。是歲，齊王景達改長慶寺曰奉先，以資烈祖冥福。（十

國春秋）

郭威自立，廢其主贊，漢亡。劉崇稱帝於晉陽，是為北漢。（歷代帝王年表）

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為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資治通鑑綱目）

保大九年，辛亥。中主三十六歲。後主十五歲。

正月，議北征周，命李金全耀兵於淮上而止。二月，楚馬希萼遣使貢方物。九月，楚將徐威等廢其君希萼。十月，平湖南。十二月，漢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來乞援師，許之。南漢敗我兵於義章，郴州陷落。

（十國春秋）

正月，郭威稱皇帝，建元廣順，國號周。四月，唐淮南饑。（資治通鑑綱目）

保大十年，壬子。中主三十七歲。後主十六歲。

正月，援袁州之師，敗績於沐陽，周人執我指揮使燕敬權。二月，周人歸敬權，使來言曰：『爾國助叛，得無非計！』且使潁州郭瓊遺我壽州劉彥貞書曰：『自古有國，皆惡叛臣；貴邦何爲常事招誘？』帝頗媿其言。三月，帝遣師進圖桂州，敗績於城下，退保全州。（十國春秋）

朗州裨將劉言執留後馬光惠送建康，言自領州事。遣李建期屯益陽，將討劉言。而楚地新定，府庫空虛。宰相馮延巳以克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其民以給軍。楚人皆怨。帝亦惡之，謂馮延巳，孫晟曰：『湖湘之役，楚民厭亂，求息肩於我；今欲罷桂陽之師，解益陽之戍，卽授劉言以節鉞，使自安輯其民，吾亦得惠養湖湘之地。如是，則遠邇完實，二蕃在吾度內。公等亟行之，無爲後悔。』孫晟卽欲奉行。延巳曰：『吾以偏師克楚，天下驚動。今三分喪二，何以爲功？』遂稽其命。未幾，劉言破益陽。殺建期等，又乘勝攻取長沙、岳州。帝怒，延巳等自劾，起之。孫晟請罪不已，乃罷孫晟爲右僕射，馮延巳爲左僕射。（馬令南唐書）

唐主好文學，故韓熙載，馮延巳，延魯，江文蔚，潘佑，徐鉉之徒，皆至美官。文雅於諸國爲盛！然未嘗設科舉，多因上書言事拜官。至是始命文蔚知貢舉；執政皆不由科第，相與沮毀，竟罷之。（資治通鑑）

綱目)

保大十一年，癸丑。中主二十八歲。後主十七歲。

三月，以左僕射馮延巳同平章事。金陵火逾月，焚官寺民廬數千間。復設貢舉。夏六月，不雨，井泉竭涸，淮流可涉。旱蝗，民饑，流入周境。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屯田，遂詔州縣陂塘湮廢者皆修復之。於是力役暴興，楚州爲甚。帝使親吏車延規董其役，發洪，饒，吉，筠，等州民牛以往。吏緣爲姦，強奪民田爲屯田，江淮騷然，百姓以數丈竹去節，焚香於中，仰天祈寃者不可勝數。徐鉉因奏事白之。帝曰：「吾國兵數十萬，安肯不食捍邊事？有大利，則舉國排之，奈何！」鉉又力陳其弊，帝乃遣鉉行視利害。鉉至楚州，悉取所奪田還民，詰責車延規，欲榜之，百姓感悅。而帝左右交譖，以鉉爲擅作威福，帝大怒，趣歸，將沈之江中。既至，怒少解，流舒州。而白水塘等役，亦賴以止。（陸游南唐書）

正月，劉言奉表于周，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請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許之，以言爲武平節度使。

（資治通鑑綱目）

保大十二年，甲寅。中主三十九歲。後主十八歲。

二月，命吏部侍郎朱鞏知貢舉。鞏素無學術，元宗常言從臣賦詩，鞏惟進一聯，不能終篇。曰：「好物不在多。」左右掩口。自十一年六月不雨，至於今年三月，大饑疫，命州縣鬻糜食餓者。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夜宴清風驛，盜斬其首亡去。捕之不得。或以爲周將荆罕儒所遣。於是契丹遂不至。（十

國春秋）

正月，周主威殂。晉王榮立，是爲世宗。（資治通鑑綱目）

保大十三年，乙卯。中主四十歲。後主十九歲。

十月，東都留守周宗乞罷鎮，詔曰：「崧嶽降靈，誕生良弼。佐我先朝，施及朕躬。尙賴保釐，底於成績。而遽爾請罷。豈朕不德，不能優禮勳舊而致然也。」三表乃許。（馬令南唐書）

十一月，周下詔南侵。周詔曰：「蓋爾淮甸，敢拒大邦。盜據一方，僭稱偽號。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

乃招納叛亡，朋助兇逆。金全之據安陸，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爲應援。迫奪閩越，塗炭湘澤。至於應接慕容，馮陵徐部，沐陽之役，曲直可知。勾誘契丹，入爲邊患。結連并壘，實我世讎。罪惡難名，人神共憤。遣將侵淮南，攻自壽州。帝遣師拒之。十二月，周人旣敗我兵於壽州城下，又敗我兵於山口鎮。（十國春秋）

十二月，以安定郡公從嘉爲沿江巡撫使。（陸游南唐書）

後主爲人仁惠有慧性，雅善屬文，工書畫，知音律。文獻太子惡其有奇表。後主避禍，惟覃思經籍，歷封安定郡公、鄮王。（十國春秋）

清異錄云：「後主善書，作顛筆繆曲之狀，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一云：「後主作大字不事筆，卷帛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攝襟書。」宣和畫譜云：「後主丹青，自稱鍾峯隱居。」太平清話云：「後主善墨竹。」（十國春秋注）

江南府庫中書畫至多。諸書畫中，時有李後主題跋，然未嘗題書畫人姓名。惟鍾隱畫皆後主親筆題「鍾隱筆」三字。後主善畫，尤工翎毛，或言凡言鍾隱筆者，皆後主自畫。後主嘗自號鍾山隱士。

故晦其名，謂之鍾隱，非姓鍾人也。（沈括夢溪筆談）

保大十四年，丙辰。中主四十一歲。後主二十歲。

正月，周兵敗我於上饗。周主率師南侵，又敗我於正陽，圍壽州。二月，滁州陷，帝遣使奉書至徐州，求成於周，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願以兄事，歲輸方物，不報。又遣使奉表至下蔡，行在，稱臣，請罷兵，表有「捨短從長，乃推通理；以小事大，著在格言。」之語；並貢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錦綺紋白千疋，及御衣犀帶茶藥；又奉牛五百頭，酒二千石，犒軍。不報。東都、秦州又陷落。帝遣間使求援於契丹，至淮北，爲周人執。吳越侵常州，宣州靜海制置使奔吳越。三月，遣使王崇質如周，請比兩浙、湖南奉正朔，請爲外臣。表有「朝陽委照，燭火收光；春雷發聲，蟄戶知令。」之語。周主猶未許。光州、舒州、蘄州、和州，又相繼陷落。常州告急，遣燕王宏冀救常州，大敗吳越兵。王崇質歸國，帝復遣使奉表于周，表有「聖人有作，曾無先見之明；王祭弗供，果致後時之責。」之語。以齊王景達拒周。四月，復秦州。五月，周主北還。七月，諸郡屯田，相率起義，以農器爲兵，號白甲子，亦號白甲軍，周人苦之。復東都、舒、光、和、滁等州，惟

壽州之圍愈急。十月，周人殺我使者孫晟，從者二百人皆死。（十國春秋）

保大十五年，丁巳。中主四十二歲。後主二十一歲。

二月，周主復帥兵南侵。三月，齊王景達禦之，大敗，喪士卒殆四萬人，景達遁歸金陵。壽州降周。二月，濠州、泗州又降，而楚州之兵亦敗績。帝知東都必不守，遣使悉焚官私廬舍，徙其民於江南。周師入揚州，泰州又陷。是月都城大火，一日數起。（十國春秋）

南唐元宗中興元年，戊午。中主四十三歲。後主二十二歲。

正月，改元中興。海州、楚州陷落。二月，雒州、瓜州、舒州陷落。三月，秦州又陷。帝大赦境內，改元交泰。立燕王宏翼爲皇太子，參治政事。周耀兵江口，帝懼其南渡，遣使奉表貢方物，請傳位太子宏翼，以國爲附庸。周主始采唐回紇可汗故事，答我璽書，稱「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帝復遣使上表，稱唐國主，盡獻江北郡縣之未陷者。周貽書於我，允奉正朔罷兵。帝遣使獻銀絹錢茶穀共百萬，以犒軍。及

買宴，表有『孟津初會，仗黃鉞以臨戎；銅馬旣歸，推赤心而服衆。』之語。未幾，又遣使上買宴錢表，表有『納忠則厚，致禮甚微。誠慚野老之芹，願獻華封之祝。』之語。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去交泰年號，稱顯德五年。凡天子儀制，皆從降損。改名景（案『景』南唐書作『璟』）以避周廟諱。周餉國主御衣，玉帶，錦帛，羊馬，及犒軍帛十萬。八月，國主手表謝恩。表有『天地之恩厚矣，父母之恩深矣。子不謝父，人何報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之語。又乞比藩方賜詔書。（十國春秋）

周世宗顯德六年己未。中主四十四歲。後主二十二歲。

七月，國主議徙都洪州，曰：『建康與敵境隔江而已，今吾徙都豫章，據上流而制根本，上策也。』羣臣多不欲。九月，太子宏翼殂。十一月，建洪州爲南都南昌府。（十國春秋）

文獻太子卒，鄭王從嘉徙吳王，以尙書令知政事，居東宮。（陸游南唐書）
太子卒，四兄皆亡，以次爲嗣，改王吳，拜尙書令知政事。（馬令南唐書）

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中主四十五歲。後主二十四歲。

正月，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皇帝，國號宋，建元建隆。周亡。（高輅續資治通鑑綱目）

正月，宋放降將三十四人來歸。二月，始鑄鐵錢。三月，遣使貢絹二萬匹，銀萬兩，如宋，賀卽位。七月，又兩次入貢於宋。自是貢獻尤數，歲費以萬計。十一月，宋平揚州，國主遣使犒軍，又遣使貢金買宴，并伶官五十人作樂上壽。又貢金玉鞍勒，銀裝兵器。國主誕日，宋遣使饋羊馬橐駝，自後，歲以爲常。（十

國春秋）

建隆二年，辛酉。中主四十六歲。後主二十五歲。

二月，立吳王從嘉爲太子，留金陵監國。國主遷南都，所過勞問高年疾苦，大宴於當塗。（十國春

秋）

次於廬山，從臣遊山中寺觀，徧覽勝景，賦詩談宴，旬日而行。（江南野史）

三月，國主至南都。南都迫隘，上下不能容，羣心思歸。國主退朝之暇，北望金陵，恆鬱鬱不樂，澄心堂承旨秦承裕，常引屏風障之。（十國春秋）

環割江北之後，遷都豫章，每北望，忽忽不樂。作詩有「靈槎思浩蕩，老鶴倚崆峒」之句。（古今詩話）

國主癡疾，不復進膳，惟啜蔗漿，嗅藉（案「藉」南唐書作「藉」）華。六月，疾革，親書遺令，留葬西山，累土數尺爲墳，且曰：「違吾言，非忠臣孝子。」六月，庚申，殂於長春殿。年四十六。（十國春秋）

徐鉉曰：「嗣主工筆札，善騎射。賓禮大臣，敦睦九族。每聞臣民不獲其所者，輒諮嗟傷憫，形於顏色；隨加救療。居處服御，節儉得中。初立，有經營四方之志，邪臣阿諂，職爲厲階。晚歲悔之，已不及矣！少有至性，仍懷高世之量。始出閣，即命於廬山瀑布前構書齋，爲他日終焉之計。及迫於紹襲，遂舍爲開先精舍。常患民間侈靡，第宅衣服，咸爲節制。驅遊惰之人，率歸農業。及大漸之際，羣鶴翔于空，雙龍據殿屋，遂奄然而化。」（馬令南唐書）

後主不忍從遺令。八月，迎梓宮還，殯於宮中萬壽殿。告哀於宋，且請追復帝號，許之。乃諡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十國春秋）

元宗即位一十九年，有經營四方之志，約已慎刑，勤政如一。嚮非任用羣小，屏棄忠良，國用不殫。

於閩楚，師旅不棄於淮甸，則庶幾完成之君也。志有之，曰：『楊者易生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無生楊矣。』以新造之唐，而守之非道，不幾乎朝蒔而夕擗，其亡也不旋踵。故周世宗以衰世之鋒，一鼓而十四州之地掇如也。悲夫！（馬令南唐書）

元宗在位幾二十年，史稱其慈仁恭儉，禮賢愛民，裕然有人君之度。然兵氣方張，旋經敗衄，國威損矣！卒之，淮南震驚，奉表削號，豈運會有固然與？抑任寄非才，以至此也！治亂顧不係於人哉？（十國

春秋）

元宗舉楚閩之師，境內虛耗；及契丹滅晉，中原有隙可乘，而南唐兵力國用，既已弗支，熟視而不能出，世以爲恨。予謂不然。唐有江淮，比同時割據諸國，地大力強，人材衆多；且據有長江之險，隱然大邦也。若用得其人，乘閩楚昏亂，一舉而平之，然後東取吳，越，南下五嶺，成南北之勢；中原雖欲睥睨，豈易動哉。不幸諸將失律，貪功輕舉，大事弗成，國勢遂弱。非始謀之失，所以行之者非也。且陳覺，馮延魯，輩用師閩，楚，猶喪敗若此，若北鄉而爭天下，與秦，晉，魏之師戰於中原。一旦勝負，其禍可勝言哉？故予具論其實如此。後之覽者，得以考觀焉。（陸游南唐書）

六月，後主嗣立於金陵，更名煜，大赦境內。尊母鍾氏曰聖尊后，以後父名泰章，故弗稱太后。立妃周氏爲國后。徙信王景揚爲江王。鄧王從善爲韓王。封弟從縊爲鄧王。從謙爲宜春王。從信爲文陽郡公。遣使如宋，表陳襲位，凡奉朔稱號等禮，悉遵周舊。九月，宋使來弔祭。十月，宋使來賀襲位。十二月，置龍翔軍以教水戰。留從效遣子來貢。（十國春秋）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名娥皇，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至於采戲弈棋，靡不妙絕。後主嗣位，立爲國后，寵嬖專房。嘗雪夜酣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卽命賡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陸游南唐書后妃諸王列傳）

霓裳羽衣曲，世無譜，好事者每惜之。江表志載周后獨能按譜求之。徐常侍有聽霓裳記以詩云：「此是開元太平曲，莫教偏作別離聲。」（胡仔茗溪漁隱叢話）

李後主作昭惠誄云：「霓裳羽衣曲，綿茲喪亂，世罕聞者。獲其舊譜，殘闕頗甚；暇日與后詳定，去其淫繁，定其闕墜。」（碧雞漫志）

建隆二年，壬戌。後主二十六歲。

南漢大寶五年，北漢天會六年，契丹應歷十二年，後蜀廣政二十五年，吳越主宏俶十六年，荆南主係昷三年。（歷代帝王年表）

正月，葬元宗於順陵。三月，六月，十一月，皆遣使入貢於宋。（十國春秋）

三月，劉從效卒，子紹鑑自稱留後。四月，泉州將陳洪進執紹鑑歸金陵，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

（陸游南唐書）

乾德元年，癸亥。後主二十七歲。

正月，宋遣使餉羊馬囊廬。三月，宋平荊湖，荆南亡。國主遣使犒師。四月，泉州副使陳洪進廢張漢

思，自稱權知軍府，來告。國主卽以洪進爲清源軍節度使。七月，宋詔國主遣還顯德以來中朝將士在江南者，及令揚州民遷江南者還歸故土。十一月，宋改元乾德。

乾德二年，甲子。後主二十八歲。

三月，始行鐵錢，每十錢以鐵錢六銅錢四而行。逮民間止用鐵錢，遂藏銅錢，斬弗出。末年，銅錢一，值鐵錢十。（十國春秋）

韓熙載請以鐵爲錢，其錢之大小，一如開元通寶，文亦如之。徐鉉篆其文，比於舊錢稍大，而輪郭深闊。旣而鐵錢大行，公私便之。（陶岳貨志錄）

初，嗣主鑄唐國錢，其眉曰唐國通寶，約一千重三斤十二兩。至數年而弊。百姓盜鑄，僅至一斤餘，一文置水上不沈，雖嚴禁不止。至是有鐵錢之議，旣行至數年，物價漸增，諸郡盜鑄者頗多，而輕小，環外芒刺，不及官場圓淨。國家雖以法繩之，犯者配遠郡，民罹之益衆而不止。（江南野史）

五月，賀宋文明殿成，進銀萬兩。九月，封子仲寓清源郡公，仲宣宣城郡公。十月，仲宣薨。十一月，國

后周氏殂。(十國春秋)

仲宣，後主次子也，小字瑞保。三歲讀孝經，不遺一字。聞奏樂，輒審音調。宮中宴侍，合禮度。出見士大夫，改容顧揖，有若成人。昭惠后絕愛之。乾德二年，仲宣裁四歲，一日戲佛象前，有大琉璃燈爲貓觸墮地，劃然有聲，仲宣因驚癘得疾，竟薨。時昭惠后已疾甚，聞仲宣夭，悲哀更遽，數日而絕。仲宣歿，後主恐重傷昭惠后心，常默坐飲泣，因爲詩以寫志。詩有「空王應念我，窮子正迷家！」之句，吟咏數四，左右爲之泣下。(十國春秋)

時詔徐鍇爲墓志，鍇謂兄鉉曰：「此文雖不引貓事，此故實兄頗憶否？」(清異錄)

昭惠后周氏，司徒宗之女。十九歲歸皇宮，嘗爲壽元宗前，元宗以燒槽琵琶賜之，蓋元宗寶惜之器也。後主立爲國后，寵嬖專房，創爲高髻織裳，及首翹鬢朶之妝，人皆效之。臥疾，後主朝暮視食，藥非親嘗不進，服不解體者累夕。后疾已革，猶不亂，謂後主曰：「婢子多幸，託質君門，竊冒華寵，十載矣；女子之榮，莫過於此，所不足者，子殤身歿，無以報德。」親取元宗所賜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爲後主別。又作書請薄葬。越三日，殂。諡曰昭惠。後主哀苦傷神，扶杖而起，自製誄，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

嘗同葬。又作書燔之，自稱鰥夫，煜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十國春秋）

或謂后寢疾，小周后已入宮中，后偶褰幔見之，驚曰：「汝何日來？」小周后尚幼，未知嫌，對曰：「既數日矣！」后恚怒，至死面不向外，故後主過哀以揜其迹云。（陸游南唐書）

後主銅簧韻脰，花明月黯兩詞，爲繼立周后作也。周后卽昭惠后之妹，昭惠感疾，周后常留禁中，故有「來便諧衷素，教君恣意憐。」之語，聲傳庭外。（古今詞話）

後主繼室周后，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靜。昭惠后殞，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後主樂府詞有「襖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之類，多傳於外。（馬令南唐書）

十二月，唐主募人爲僧。（續資治通鑑綱目）

乾德三年，乙丑，後主二十九歲。

正月，葬昭惠后。九月，聖尊后鍾氏殞。十月，宋使來弔祭。後主遣使獻宋銀二萬兩，金銀龍鳳茶酒

器數百事。（十國春秋）

後蜀亡於宋。(歷代帝王年表)

乾德四年丙寅。後主三十二歲。

八月，遣使持書南漢，約與俱事中朝。使者至番禺被執。(十國春秋)

乾德五年丁卯。後主三十一歲。

命兩省侍郎，諫議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更直光政殿，召對咨訪，率至夜分。(十國

春秋)

開寶元年戊辰。後主三十二歲。

宋改元開寶。(續資治通鑑綱目)

境內旱，宋餉米麥十萬石。十一月，立周氏爲國后。(十國春秋)

後主納后，乃成禮而已。翌日大譏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以諷焉。而後主不之譏。（馬令南唐書）

開寶初，鄧王從誼出鎮宣州，後主率近臣賦詩餞綺霞閣，而自爲序以送之。序略云：「秋山滴翠，暮壑澄空，愛公此行，暢乎遐覽。」後主詩有云：「咫尺涇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淒淒。」徐鉉詩有云：「滿座清風天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最爲佳句。（十國春秋）

開寶二年，己巳。後主三十三歲。

以禮部侍郎湯悅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知制誥，張洎上疏曰：「悅非經綸之才，不宜處鈞衡之地。」國主以悅文學舊臣，特加獎用，乃罷洎職。（馬令南唐書）

冬，國主較獵於青龍山，還憩大理寺，親錄囚。原貨甚衆，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囿圍之中，非車駕所至，請捐內帑錢三百萬充軍資庫用。國主從之曰：「繩愆糾繆，熙載有焉。」（十國春秋）

按郡志：後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淚下，稽顙，屢顧其腹。後主命虞人守之，其夕生二子。還幸大

理寺親錄囚，一大辟婦以孕在獄，適生二子；因得減死。（馬令南唐書音釋篇）

開寶三年，庚午。後主三十四歲。

命境內崇修佛寺，又於禁中廣署僧尼精舍，多聚徒衆。國主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經，跪拜頓顙，至爲瘡費。由是建康城中，僧徒迨至數千，給廩米繒帛以供之。（馬令南唐書）

開寶四年，辛未。後主三十五歲。

春，遣使如宋貢占城、閩婆、大食國所送禮物。十月，國主聞宋滅南漢，屯兵於漢陽，大懼；遣韓王從善朝貢，稱江南國主。有商人來告宋造戰艦數千艘，艫于荆南，請密往焚之。國主懼，不敢從。（十國春秋）

唐主事宋甚謹，每聞宋有嘉慶吉凶之事，必遣人貢獻弔賀。外示畏服，內實修備。及聞南漢亡，懼甚，使其弟從善上表於宋，乞去國號，改印文爲江南國主。（續資治通鑑綱目）

從善入朝，留於京師，國主表求從善還國，不許。自從善不還，四時宴會皆罷。登高賦文以見意曰：「原有鶴兮相從飛，嗟嗟季兮不來歸！」常快快以國蹙爲憂。（馬令南唐書）

宋太祖有意招後主歸闕，故留從善於京，授官以寵之。後主每憑高北望，泣下霑襟，左右不敢仰視。常製却登高文以見意。文有「原有鶴兮相從飛，嗟嗟季兮不來歸。」之語。從善妃屢詣後主號泣，後主聞其至，輒避去，妃憂憤而卒，國人哀之。（陸游南唐書）

開寶五年，壬申。後主三十六歲。

二月，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爲教。官號亦從改易，以避中朝。降封子弟封王者皆爲公。國主以宋長春節，賞錢三十萬緡。宋命從善爲秦寧軍節度使。國主又遣使謝從善爵命。使者至汴京，疾病不能朝而歸。（十國春秋）

初，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以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給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授，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開於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

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於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爲北朝犄角。」臣諱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宋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續資治通鑑綱目）

開寶六年，癸酉。後主三十七歲。

五月，聞宋欲興師，遣使上表，願受爵命。不許。十月，內史舍人潘佑上書切諫，後主遣使收佑。佑自殺。是歲江南饑，宋餽米麥十萬斛。（十國春秋）

佑上書極言時政，凡七章不止。有國家陰險如日將暮之時。國主惡之，收佑。佑自剄。（馬令南唐書）

甲戌歲。後主二十八歲。

秋，遣使求從善歸國，不許。宋遣使招國主入朝，國主不答。宋復遣使諭以將出師，宜早入朝之意。國主辭以疾，且曰：「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時宋已遣曹彬等率師水陸並進。十月，國主兩遣使入貢於宋。閏十月，宋師陷池州，國主下令戒嚴，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未幾，蕪湖及雄遠軍陷落。吳越亦舉兵犯常潤。國主遣吳越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今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書於宋。宋師渡江。國主以軍旅委皇甫繼勳，以徐元楨爲內殿傳詔，遽書警奏，日夜狎至，元楨輒屏不以聞。宋師屯城南十里，閉門守陴，內庭猶不知也。（十國春秋）

乙亥歲，（宋開寶八年）後主三十九歲。

二月，宋師拔金陵闕城。三月，常州降宋。（十國春秋）

宋師薄城下，後主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遍野，始大懼，知爲近習所蔽，遂殺皇甫繼勳。（十國春秋）

六月，潤州降宋。秋，淮南節度使朱令贊赴難，與宋師戰，令贊被執。外援既絕，金陵益危蹙。國主兩

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緩兵，守祭祀，皆不報。

太祖之南征也，煜遣徐鉉朝於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言鉉博學有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於廷，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歐陽修五代史南唐世家）

鉉至，言於宋主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宋主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主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宋主論辯不已。宋主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邪？」鉉惶恐辭歸。（續資治通鑑綱目）

冬十一月，城陷，諸將戰死者數十人。勤政殿學士鍾禧朝服坐於家，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右內史侍郎陳喬請死，不許，自縊死。國主帥殷崇義等四十五人，肉袒降於軍門。（十國春秋）

曹彬，潘美先登二舟，召煜飲茶船前，設一獨木板道。煜嚮之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翼而登焉。既一啜，曹謂李郎辨裝，詰旦會於此，同赴京師。潘甚惑之，「詎可放歸？」曹曰：「獨木板尙不能進，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焉能取死？」衆服其識量。（王陶談淵）

南唐宮中藏鍾王以來墨帖至多，保儀黃氏實掌之。城將陷，後主謂之曰：「此皆先帝所寶，城若不守，汝既焚之，無爲他人得。」及城陷，悉焚無遺者。（陸游南唐書）

宣和間蔡寶臣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以獻蔡條約之。其一乃王師攻金陵城垂破時，倉皇中作一疏禱於釋氏，願退兵之後，許造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身，齋僧若干萬員，建殿宇若干所，其數皆甚多。字畫潦草，然皆遒勁可愛，蓋危窘急迫中所書也。又有看經發願文，自稱蓮峯居士李煜。又有長短句臨江仙云：「櫻桃結子春光盡，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鈎羅幕，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草低迷。」而無尾句。劉延仲爲補之曰：「何時重聽玉驄嘶，撲簾飛絮，依約夢回時。」（張邦基墨莊漫錄）

蔡條作西清詩話，載江南後主臨江仙，云圍城中書，其尾不全。以予考之，殆不然。余家藏李後主

七佛戒經又雜書二本，皆作梵葉；中有臨江仙，塗注數字，未嘗不完。後則書太白詞數章，是平日學書也。本江南中書舍人王克正家物，歸陳魏之孫世功君懋，予陳氏婿也。其詞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暮煙垂。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煙草低迷。鑪香閒裏鳳凰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後有蘇子由題云：『淒涼怨慕，真亡國之音也。』（陳鶴耆舊續聞）

翌日，煜舉族，冒雨乘舟，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自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馬令南唐書）

開寶九年，丙子。後主四十歲。

正月，曹彬俘江南主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封煜違命侯。子姓從官，皆錄用之。冬，十月，帝崩。太宗卽位。改元太平興國元年。封李煜隴西公。（續資治通鑑綱目）

宋太祖嘗因曲宴，使煜誦其得意詩。煜舉『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詠扇）爲對。太祖曰：「好一個翰林學士！」（葉夢得石林燕語）

太平興國二年，丁丑。後主四十一歲。

後主自言其貧，宋太宗命增給月俸，仍予錢三百萬。太宗常幸崇文院觀書，召後主及南漢後主令縱觀。謂後主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舊物，歸朝來頗讀書否？」後主頓首謝。（十國春秋）

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於外，後主宛轉避之。又韓汝玉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龍衮江南野史）

太平興國三年，戊寅。後主四十二歲。

七月，後主薨。（十國春秋）

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聞於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並坐之，遂被禍。（避暑漫鈔）

煜以七夕日生，是日燕飲，聲伎徹於禁中。太宗銜其有「故國不堪回首」之詞，至是又慍其酣暢，乃命楚王元佐等，搆觴就其第而助之歡。酒闌，煜中牽機毒藥而死。（唐餘紀傳）

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詣之，但言朕令卿往見可矣。」鉉遂徑詣其居，望門下馬，但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外人接。鉉云奉旨來見。老吏進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取舊椅子相對。鉉遙見，止之，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辭賓主之禮。李主曰：「今日豈有此禮！」鉉引椅稍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哭。及坐，默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頓足相就，如牽機狀。（王銍默記）

南唐李後主，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死。吳越王俶，以八月二十四日生，亦以八月二十四日死。兩王生死相同如此。海鹽姚叔祥云：「後主以「故國不堪回首」句及徐鉉所探語，賜牽機藥死，忠懿荷禮最優，宜無他；願兩王皆以生辰死者，蓋銜忌未消，各借生辰賜酒，陰斃之耳。」（因樹屋書影）

凶問至江南，父老多有巷哭者！（十國春秋）

小周后以後主暴殞，悲哀不自勝，亦薨。（十國春秋）

後主宮人喬氏，嘗出家奉佛，後主手書金字心經賜之。國亡，入宋禁中。聞後主薨，乃出經捨相國寺以資冥福。書其卷後云：「故李國主宮嬪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在相國寺塔院；伏願彌勒尊者，持一花而見佛！」字整潔而詞愴惋，見者悲之。（十國春秋）

宋太宗追封後主爲吳王，葬洛京之北邙山。江南人聞之，巷哭設齋。王著雜說百篇，時人以爲可繼典論。（馬令南唐書）

徐鉉曰：「嗣主諸子皆孝，而後主特甚。敦睦親族，亦無不至。唯以好生富民爲務。常欲羣臣和於

朝，不欲聞人過，章疏有糾謫稍訐者，皆寢不報。酷好古道，而國削勢弱，羣臣多守常充位，不克如意，歎曰：「天下無周公、仲尼，吾道不可行也已！」刑法大寬，亦無過此。及大兵之際，上下感恩，故人無異志；威令不素著，故莫盡死力。蓋亦天授大味，非人謀所及也！」（馬令南唐書）

後主天資純孝，事元宗盡子道。嗣位之初，屬保大軍興之後，國削勢弱，帑庾空竭。專以愛民爲急，蠲賦息役，以裕民力。尊事中原，不憚卑屈，境內賴以稍安者十有五年。憲司章疏有繩糾過訐，皆寢不。下。論決死刑，多從末減，有司固爭，乃得少正；猶垂泣而後許之。故雖仁愛足以感其遺民，而卒不能保社稷云。（陸游南唐書）

後主恂恂大雅，美秀多文，鄉使國事無虞，中懷競業，抑亦守邦之主也！乃運丁百六，晏然自侈，譜曲度僧，略無虛日；遂至京都淪喪，出涕嗟若。斯與長城之玉樹、後庭實身佛寺以亡國者，何其前後一轍耶？悲夫！（十國春秋）

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以仁。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蕃國之度，勤修九貢，府無虛月，祇奉百役，知無不爲。十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果於自信，怠於周防。西鄰起釁，南箕構禍。投杼致慈親之惑，乞

火無里媪之辭。始營因墨之師，終後塗山之會。惟王天骨秀穎，神氣清粹。言動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爲周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著述。一游一豫，必頌宣尼。載笑載言，不忘經義。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爲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於弧矢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絕。本以惻隱之心，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殺，禽獸咸遂。賞人之善，常若不及；掩人之過，惟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不克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於亡國。道有所在，復何媿與？嗚呼哀哉！……（徐鉉吳王隴西公墓志銘）

南唐中主文集

恤民詔

春秋日食、地震、星孛、木冰，感召靡爽。比災異頻仍，豈人君不德以致之耶？抑亦天心仁愛而譴告之也？朕甚惕焉。曩者兵連閩越，武夫悍將不喻朕意，務爲窮黷，以至父征子餉，上違天意，下奪農時。咎將誰執？在予一人。其大赦境內，窮民無告者，咸賜粟帛。

賜周宗詔

崧嶽降靈，誕生良弼。佐我先朝，施及朕躬。尙賴保釐，底於成績。乃遽爾請罷。

豈朕不能優禮勳舊而致然也？昔蕭何守巴蜀，高祖無西顧之患；寇恂守河內，光武無分民之嫌。今任公以恂之事，宜強飯扶力，以副朕意。於嘻！國之安危，惟茲淮。恂慎始成終，非公而誰？所請宜不允。

賜陳况手札

欲以綾綺賜卿，卿必不受。今賜朕自服紬縑衣三十事，卿其領之。

賜周繼諸金鋤手札

是朕苑中自種藥者，今以賜卿，表卿高尚之節。

答喻儼等手札

昊天不弔，降此鞠凶。越予小心，常恐弗類于厥德，用災於厥躬。故退處恭默，

思底于道。而壅隔之蔽，以爲卿憂。惟予小子，實生厲階。

賜宋齊邱書

明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故不奪公志。

上漢帝書

先因河府李守貞求援，又聞大國沿淮屯軍，當國亦於境上防備。昨聞大朝收軍，當國尋已徹備。其商旅，請依舊日通行。

奉大周皇帝書

願陳兄事，永奉鄰歡。設或俯鑒遠圖，下交小國，悉班卒乘，俾又蒼黔，慶雞犬之相聞，奉瓊瑤以爲好，必當歲陳山澤之利，少助軍旅之須。虔俟報章，以答高命。

道塗朝坦，禮幣夕行。

讓太子表

古之立太子者，所以崇正嫡，息覬覦。如臣兄弟，稟承聖教，實爲敦睦，願請此禮。

上周世宗第一表

臣聞捨短從長，乃推通理；以小事大，著在格言。實徵自古之來，卽有爲臣之禮。旣逢昭代，幸履良途。伏惟皇帝陛下，體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協一千而命世，繼八百以下年。化被區中，恩加海外。虎步，則時欽英主；龍飛，則圖應真人。臣僻在一方，謬承餘業。比徇軍民之欲，乃居后辟之崇。雖仰慕華風，而莫通上國。伏自初勞將帥，遠涉封疆。敘寸誠，則去使甚艱；於間路，則單函兩獻。載惟素願，方俟睿慈。

遽審大駕天臨，六師雷動。猥以遐陬之俗，親爲跋履之行。循省伏深，兢畏無所。豈因薄質，有累蒸人？伏惟皇帝陛下，義在寧民，心惟庇物。臣倘或不思信順，何以上的協寬仁？今則仰望高明，俯存億兆。虔將下國，永附天朝。已命邊城，各令固守。見於諸路，皆俾戢軍。仰期宸旨，纔頒，當發專人布告。伏冀詔虎賁而歸國，巡雉堞以迴兵。萬乘千官，免驅馳於原隰；地征土貢，常奔走於歲時。質在神明，誓於天地。庶使闔境荷威寧之德，大君有光被之功。凡在照臨，孰不歸慕？謹令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臣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臣李德明奉表以聞。仍進金器一千兩，銀器五千兩，錦綺綾羅二千匹，及御衣、犀帶、茶茗、藥物等。又進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

上周世宗第二表

伏自上將遠臨，六師尋至。始貢書於間道，旋奉表於行宮。虔仰天光，實祈睿旨。伏聞朝陽委照，燭火收光；春雷發音，蟄戶知令。惟變通之有在，則去就以斯存。

所以徘徊下風，瞻望時雨。載傾捧日，輒斂攀鱗。伏惟皇帝陛下，受命上元，門階中立。仗武功而戡亂略，敷文德以化遠人。故得九鼎慶基，復昌於寶位；十年嘉運，允正於璿衡。實帝道之昭融，知真人之有立。臣幸因順動，敢慕文明。特遣翰林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臣鍾謨，尚書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臣李德明，同奉表章，且申獻贊。請從臣事，仍備歲輸。冀闔境之咸寧，識人君之廣覆。不遙日下，恭達御前。既推向化之誠，更露絲衷之願。臣伏念天祐之後，率土分摧，或跨據江山，或革遷朝代，皆爲司牧，各拯黎元。臣繇是克嗣先基，獲安江表。誠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則青雲之候明懸，白水之符斯應。仰祈聲教，俯被遐方。豈可遠動和鑾，上勞薄伐；有拒懷來之德，非誠信順之心。臣自遣鍾謨、李德明入奏天朝，具陳懇款，便於水陸，皆戢兵師。方冀寬仁，下安億兆。旋進歷陽之旌旆，又屯隋苑之車徒。緣臣旣寫傾依，悉曾止約，令罷警嚴之備，不爲捍禦之謀。其或皇帝陛下未息雷霆，靡矜葵藿。人當積懼，衆必貪生。若接前鋒，偶成小競。在其非敵，固亦可知。但以無所爲圖，出

於不獲，必於軍庶，重見傷殘。豈唯瀆大君亭育之慈，抑乃增下臣咎釁之責。進退維谷，夙夜靡遑。臣復思東則會稽，南惟湘楚，盡承正朔，俾主封疆。自皇帝陛下，允屬天飛，方知海納。雖無外之化，徒仰祝於皇風；而事大之儀，闕卑通於疆吏。惟懣元造，猥念後期。方今八表未同，一戎茲始。倘或首於下國，許作外臣，則柔遠之風，其誰不服？無戰之勝，自古獨高。臣幸與黎人，共依聖政。蚩蚩之俗，期息於江淮；蕩蕩之風，廣流於華裔。永將菲薄，長奉欽明。明白誓心，皇天可質。虔輸肺腑，上祈冕旒。仰俟聖言，以聽朝命。今遣守司空臣孫晟，守禮部尙書臣王崇質，部署宣給軍士物。上進金一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

謝遣王崇質等歸國表

臣叨居舊邦，獲嗣先業。聖人有作，曾無先見之明；王祭弗供，果致後時之責。六龍電邁，萬騎雲屯。舉國震驚，羣臣惴悚。遂馳下使，徑詣行宮。乞停薄伐之師，請

預外臣之籍。天聽懸邈，聖問未回。通宵九驚，一食三嘆。絲是繼飛密表，再遣行人。敘江河羨海之心，指葵藿向陽之意。皇帝陛下，自天生德，命世應期。含容每法於方輿，亭育不遺於下國。先令副介，密道宸慈。綸旨優隆，乾文炳煥。仰認懷來之道，喜則可知；深惟事大之言，服之無斃。

進奉錢絹茶米等表

臣聞盟津初會，仗黃鉞以臨戎；銅馬旣歸，推赤心而服衆。一則顯周君之雄武；一則表漢后之仁慈。用能定大業於一戎，紹洪基於四百。兼資具美，允屬聖君。伏惟皇帝陛下，量包終古，聖合上元。子育黎民，風行號令。以其執迷未復，則薄賜徂征；以其向化知歸，則俯垂信納。仰荷含容之施，彌堅傾附之念。然淮海遐陬，東南下國，親勞翠蓋，久駐王師。以是憂慚，不遑啓處。今旣六師返旆，萬乘還京；合申解甲之儀，粗表充庭之實。但以自經保境，今已累年，供給旣繁，困虛頗甚。曾無厚

幣，可達深誠。然又思內附已來，聖慈益厚。雖在照臨之下，有如骨肉之恩。縱悉力以貢輸，終厚顏於微鮮。今有少物色，以備宣給軍士。謹遣左僕射平章事臣馮延巳，給事中臣田霖，部署上進。

進買宴錢第一表

臣聞聖人制禮，重尊獎之心；王者會朝，宗燕享之事。是以此日，輒薦微誠。竊以臣幸能迷復，方認懷來。決心既嚮於皇風，注目每瞻於清蹕。伏自陪臣入奉，帝誥薦臨，頓安下國之生靈，俱荷大君之化育。雖復尋令宰輔，專拜冕旒，少傾貢奉之儀，仰答含容之德。然臣靜思內附，欣奉至尊，既推示其赤心，又迴隆於乃睠。豈將常禮，可表深衷？是以別命使臣，更伸誠懇。俾展犒師之禮，仍陳買宴之儀。躬詣行朝，聊資高會。庶盡傾於臣節，如得面於天顏。伏惟皇帝陛下，承天子民，溥恩廣施。四海識真人之應，萬方知王澤之深。固以包括古今，絲綸典則。盛矣！美矣！無得

而稱！凡仰照臨，孰不懽悅？今遣客省使臣尚全恭專詣行闕，進獻犒軍買宴物色。

進買宴錢第二表

臣幸將下國，仰奉聖朝。特沐睿慈，俯垂開納。已陳軫禮，請展御筵。因思盡竭於深衷，是敢別陳於至懇。伏以柏梁高會，宸極居尊。朝臣咸侍於冕旒，天樂盛張於金石。莫不競輸庭實，齊獻壽杯。而臣僻居遐陬，迴承乃睠。雖心存於魏闕，奈日遠於長安。無絲親咫尺之顏，何以罄勤拳之意？遂令戚屬，躬拜殿庭。庶代外臣，獲參執事。納忠則厚，致禮甚微。誠慚野老之芹，願獻華封之祝。謹差臨汝郡公臣徐[遜]，部署宴上進獻物色詣闕。

請令鍾謨歸國表

臣謬承先業，僻在一隅。不識天命，得罪上國。困而後伏，何足可多。許以不亡，

臣之幸也。豈意皇帝陛下，辱異常之顧，垂不世之私。外雖君臣，內若骨肉。殊恩異禮，無得而言。退日揣摩，何階及此。且古人有一飯之恩，必報，臣竊慕之。故自結髮已來，未嘗敢輕受人惠。雖往事君父，亦嘗以退讓自居。不圖今辰頓受殊遇，此臣所以朝夕慚恨，恐上報之無從也。然天地之功厚矣，父母之恩深矣，而子不謝恩於父，人且何報於天？以此思之，則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况臣嘗嗟世網，別貯素懷。方以子孫，託於陛下。區區之意，可勝言哉？兼臣比乞鍾謨過江，蓋有情事上告。鍾謨又已奉聖旨，許其放迴。伏乞纔到京師，卽令單騎歸國。庶於所奏，早奉勅裁。瞻望冕旒，不勝懇禱。

請改書稱詔表

臣聞天秩有禮，位已定於高卑；王者無私，事必循於軌轍。倘臣下稍踰名分，則朝廷實紊等夷。情所難安，理須上訴。竊以臣比承舊制，有味先機。勞萬乘之時，巡方傾改事；慶千年之嘉會，固已知歸。伏惟皇帝陛下，稟上聖之姿，有高世之行。

囊括四海，澤潤生民。明日達聰，道均有截。東征西怨，化被無垠。已觀混一之期，卽仰登封之盛。而臣爰從款附，屢奉德音。陛下煦嫗情深，優容義切。全却藩方之禮，惟頒咫尺之書。粵在事初，便知恩遇。向者未遑堅讓，今茲敢瀝至誠。且臣頃以德薄道乖，時危事蹙，獻誠以奉陛下，請命以庇國人。獲保先基，賜之南服。莫大之惠，曠古未聞。微臣退思，所享已極。豈於殊禮，可以久當？伏乞皇帝陛下深鑒卑衷，終全舊制。凡迴誥命，乞降詔書。庶無屈於至尊，且稍安於遠服。乃心懇禱，無所寄言。

南唐中主詩集

遊後湖賞蓮花

蓼花蘸水火不滅。水鳥驚魚銀梭投。滿目荷花千萬頃，紅碧相雜敷清流。孫
武已斬吳宮女，琉璃池上佳人頭。

保大五年元日大雪同太弟景遂汪王景湯齊王景逵進士李建勳中

書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登樓賦

珠簾高卷莫輕遮，往往相逢隔歲華。春氣昨宵飄律管，東風今日放梅花。素
姿好把芳姿掩，落勢還同舞勢斜。坐有賓朋尊有酒，可憐清味屬農家。

句

棲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十歲吟新竹。）

靈槎思浩蕩；老鶴倚崆峒。（古今詩話：『曠割江之後，遷都豫章。每北望，忽忽不樂，作詩有

此句。』）

蒼苔迷古道；紅葉亂朝霞。（廬山百花亭刊石。）

南唐中主詞集

浣溪紗

風約『約』，全唐詩作「壓」。輕雲貼水飛。乍晴池館燕爭泥。沈郎多病不勝衣。
沙上未聞鴻雁信。竹間時有『有』，全唐詩作「聽」。鷓鴣啼。此情惟有落花知。

南唐二主詞補遺謂「風約輕雲貼水飛」一闕爲中主作，注云見草堂詩餘。案草堂詩餘載中主作此詞凡二闕，餘一闕別見晏殊殊玉詞。毛晉注云：「向誤入南唐二主詞。」而詞中「無可奈何花落去」二句，又見復齋漫錄，爲殊示張寺丞，王校勘七言律詩之腹聯。十國春秋注以二詞與帝臺春一闕，並屬之中主，稱爲絕倫。而帝臺春詞，花庵詞選，草堂詩餘，並謂李景元作；詞譜詞律謂李甲作。杜文瀾詞人姓名錄謂李甲字景元，華亭人。是以知中主之詞，固止五闕而已。

攤破浣溪紗

手卷真珠「真珠」花庵詞選作「珠簾」南唐書王感化傳同。上玉鈎。依然「然」王感化傳作「前」。春恨鑠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楚「三楚」花庵詞選作「三峽」草堂詩餘同。王感化傳作「春色」。暮，接天流。

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綠」王感化傳作「碧」。波間。遠「遠」侯本作「還」王感化傳同。與容光共顛顛，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雞塞遠」王感化傳作「清漏永」。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多少淚珠何限恨「王感化傳作「漱淚珠多少恨」。寄「寄」花庵詞選作「倚」。闌干。

應天長

應天長詞又見馮延巳陽春集，歐陽修六一詞。四印齋刻本陽春集中應天長云：「一鉤新月臨鸞鏡。雲鬢鳳釵慵不整。珠簾靜。重樓迥。惆悵落華風不定。綠煙低柳徑。何處轆轤金井。昨夜更闌酒醒。春愁勝卻病。」然使此詞果爲馮作，後主斷不致取之，而題爲先皇御製。意者延巳嘗手錄此詞，他日論集延巳詞者，遂誤以爲其所自作耳。毛晉刻本六一詞收此闕，「新」作「初」。毛氏跋云：「廬陵集舊刻三卷。今刪爲一卷。凡他稿誤入，一一削去。誤入他稿，一一註明。」則此詞當是毛氏漏未削去，非歐陽作也。

一鉤初「初」候本作「新」。月臨妝鏡。蟬鬢鳳釵慵不整。重簾靜，層樓迥。惆悵落花風不定。柳隄芳草徑。夢斷轆轤金井。昨夜更闌酒醒，春愁過卻病。

望遠行

碧「碧」舊鈔本作「玉」。砌花光錦繡「錦繡」花庵詞選作「照眼」。明。朱扉長日鎖長扃。餘「餘」舊鈔本作「夜」。寒不「不」花庵詞選作「欲」。去夢難成。鑪香烟冷

自亭亭。遼陽「遼陽」舊鈔本作「殘」月，秣陵「秣陵」不傳消息但傳情。黃金函「函」
花庵詞選作「臺」詞律同。下忽然驚，征人歸日二毛生。

南唐後主文集

卽位上宋太祖表

臣本於諸子，實媿非才。自出膠庠，心疎利祿。被父兄之蔭育，樂日月以優游。思追巢許之餘塵，遠慕夷齊之高義。旣傾懇悃，上告先君。固非虛詞，人多知者。徒以伯仲繼沒，次第推遷。先世謂臣克習義方，旣長且嫡。俾司國事，遽易年華。及乎暫赴豫章，留居建業。正儲副之位，分監撫之權。懼弗克堪，常深自勵。不謂奄丁艱罰，遂玷纘承。因顧肯堂，不敢滅性。然念先世君臨江表，垂二十年。中間務在倦勤，將思釋負。臣亡兄文獻太子從冀，將從內禪，已決宿心。而世宗敦勸旣深，議言因息。及陛下顯膺帝籙，彌篤睿情。方誓子孫，仰酬臨照。則臣向於脫屣，亦匪邀名。旣

嗣宗祔，敢忘負荷。惟堅臣節，上奉天朝。若曰稍易初心，輒萌異志。豈獨不遵於祖
禰，實當受譴於神明。方主一國之生靈，遐賴九天之覆燾。况陛下懷柔義廣，煦嫗
仁深。必假清光，更逾曩日。遠憑帝力，下撫舊邦。克獲宴安，得從康泰。然所慮者，吳
越國鄰於敝土，近似深讐。猶恐輒向封疆，或生紛擾。臣卽自嚴部曲，終不先有侵
漁。免結讐嫌，撓干旒扆。仍慮巧肆如簧之舌，仰成投杼之疑。曲構異端，潛行詭道。
願迴鑒燭，顯諭是非。庶使遠臣，得安危懇。

乞緩師表

臣猥以幽辱，曲承臨照。僻在幽遠，忠義自持。唯將一心，上結明主。比蒙號召，
自取愆尤。王師四臨，無往不克。窮途道迫，天實爲之。北望天門，心懸魏闕。嗟！一城
生聚，吾國赤子也。微臣薄軀，吾君外臣也。忍使一朝，便忘覆育。號咷鬱咽，盍見捨
乎。臣性實愚昧，才無異稟。受皇朝獎與，首冠萬方。奈何一日自踵蜀漢不臣之子，

同羣合類，而爲囚虜乎。貽責天下，取辱祖先，臣所以不忍也。豈獨臣不忍爲，亦聖君不忍令臣之爲也。况乎名辱身毀，古之人所嫌畏者也。人所嫌畏，臣不敢嫌畏也。惟陛下寬之赦之。臣又聞鳥獸，微物也，依人而猶哀之；君臣，大義也，傾忠能無憐乎？倘令臣進退之跡，不至醜惡；宗社之失，不自臣身；是臣生死之願畢矣，實存沒之幸也。豈惟存沒之幸也，實舉國之受賜也。豈獨舉國之受賜也，實天下之鼓舞也。皇天后土，實鑒斯言。

不敢再乞潘愼修掌記室手表

昨因先皇臨御，問臣頗有舊人相伴否？臣卽乞徐元楨。元楨方在幼年，於牋表素不諳習。後來因出外，問得劉鏡，曾乞得廣南舊人洪侃。今來，已蒙遣到徐元楨。其潘愼修更不敢陳乞。所有表章，臣且勉勵躬親。臣亡國殘骸，死亡無日。豈敢別生僥覲，干撓天聰？只慮章奏之間，有失恭愼。伏望睿慈，察臣素心。

遺吳越王書

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答張泌諫書手批

古人讀書，不止爲詞賦口舌也。委質事人，忠言無隱，斯可謂不辱士子矣。朕纂承之始，德政未敷，衰毀之中，知慮荒亂。深虞布政設教，不足仰付民望。卿居下位，首進讜謀。十事煥美，可舉而行。朕必善初而思終，卿無今直而後佞。其中事件，亦有已于赦書處分者。二十八日。

批韓熙載奏

言僞而辨，古人惡之。熙載俸有常秩，錫賚尙優，而謂廚無盈日，無乃過矣。

昭惠周后詠

天長地久，嗟嗟蒸民。嗜欲既勝，悲歎糾紛。緣情攸宅，觸事來津。貲盈世逸，樂
尠愁殷。沈烏逞兔，茂夏凋春。年彌念曠，得故忘新。闕景頽岸，世閱川奔。外物交感，
猶傷昔人。詭夢高唐，誕誇洛浦。搆屈平虛，亦憫終古。况我心摧，興哀有地。蒼蒼何
辜，殲予伉儷。窈窕難追，不祿於世。玉潤珠融，殞然破碎。柔儀俊德，孤映鮮雙。織穠
挺秀，婉孌開揚。豔不至冶，慧或無傷。盤紳奚戒，慎肅惟常。環珮爰節，造次有章。含
顰發笑，擢秀騰芳。鬢雲留鑒，眼彩飛光。情瀾春媚，愛語風香。瓌姿稟異，金冶昭祥。
婉容無犯，均教多方。茫茫獨逝，捨我何鄉。昔我新昏，燕爾情好。媒無勞辭，筮無違
報。歸妹邀終，咸爻協兆。俛仰同心，綢繆是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終
往告。嗚呼哀哉！志心既達，孝愛克全。殷勤柔握，力折危言。遺情眇眇，哀淚漣漣。何
爲忍心，覽此哀編。絕豔易凋，連城易脆。實曰能容，壯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飢是慰。

如何一日，同心曠世？嗚呼哀哉！豐才富藝，女也克肖。采戲傳能，弈棋逞妙。媚動占相，歌縈柔調。茲鼓爰質，奇器傳華。翠虬一舉，紅袖飛花。情馳天際，思棲雲涯。發揚掩抑，織繁洪奢。窮幽極致，莫得微瑕。審音者仰止，達樂者興嗟。曲演來遲，破傳邀舞。利撥迅手，吟商逞羽。制革常調，法移往度。翦遏繁態，藹成新矩。霓裳舊曲，韜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乎湮墜？我稽其美，爾揚其祕。程度餘律，重新雅製。非子而誰？誠吾有類。今也則亡，永從遐逝。嗚呼哀哉！該茲碩美，鬱此芳風。事傳遐禩，人難與同。式瞻虛館，空尋所蹤。追悼良時，心存日憶。景旭雕甍，風和繡額。燕燕交音，洋洋接色。蝶亂落花，雨晴寒食。接輦窮歡，是宴是息。含桃薦實，畏日流空。林彫晚籟，蓮舞疏紅。烟輕麗服，雪瑩修容。纖眉範月，高髻凌風。輯柔爾顏，何樂靡從。蟬響吟愁，槐凋落怨。四氣窮哀，萃此秋宴。我心無憂，物莫能亂。絃爾清商，豔爾醉吟。情如何其，式歌且宴。寒生蕙幄，雪舞蘭堂。珠籠暮捲，金爐夕香。麗爾渥丹，婉爾清揚。厭厭夜飲，予何爾忘？年去年來，殊歡逸賞。不足光陰，先懷悵快。如何

倏然已爲疇曩？嗚呼哀哉！孰謂逝者，在再彌疏？我思姝子，永念猶初。愛而不見，我心燬如。寒暑斯疚，吾寧御諸？嗚呼哀哉！萬物無心，風烟若故。惟日惟月，以陰以雨。事則依然，人乎何所？悄悄房櫳，孰堪其處？嗚呼哀哉！佳名鎮在，望月傷娥。雙眸永隔，見鏡無波。皇皇望絕，心如之何？暮樹蒼蒼，哀摧無際。歷歷前歡，多多遺致。絲竹聲悄，綺羅香杳。想渙乎怵怵，恍越乎惓惓。嗚呼哀哉！歲云暮兮，無相見期。情瞽亂兮，誰將因依？維昔之時兮亦如此，維今之心兮不如斯。嗚呼哀哉！神之不仁兮，斂怨爲德。既取我子兮，又毀我室。鏡重輪兮何年？蘭襲香兮何日？嗚呼哀哉！天漫漫兮愁雲噎，空曖曖兮愁烟起。蛾眉寂寞兮閉佳城，哀寢悲氛兮竟徒爾。嗚呼哀哉！日月有時兮，龜蓍既許。簫笳淒咽兮，旂常是舉。龍輻一駕兮，無來轅；金屋千秋兮，永無主。嗚呼哀哉！木交枸兮，風索索；鳥相鳴兮，飛翼翼。弔孤影兮，孰我哀？私自憐兮，痛無極！嗚呼哀哉！夜寤皆感兮，何響不哀？窮求弗獲兮，此心墮摧。號無聲兮，何續？神永逝兮，長乖！嗚呼哀哉！杳杳香魂，茫茫天步。投血撫櫬，邀子何所？苟雲路之

可窮？冀傳情於方士。嗚呼哀哉！

送鄧王二十六弟牧宣城序

秋山的翠，秋江澄空。揚帆迅征，不遠千里。之子于邁，我勞如何！夫樹德無窮，太上之宏規也；立言不朽，君子之常道也。今子藉父兄之資，享鍾鼎之貴。吳姬趙璧，豈吉人之攸寶？矧子皆有之矣。哀淚甘言，實婦女之常調，又我所不取也。臨歧贈別，其唯言乎？在原之心，於是而見。噫！俗無擴順，愛之則歸懷；吏無貞污，化之可彼此。刑唯政本，不可以不窮不親；政乃民中，不可以不清不正。執至公而御下，則儉俛自除；察薰蕕之稟心，則妍媸何惑。武惟時習，知五材之難忘；學以潤身，雖三餘而忍捨。無酣觴而敗度，無荒樂以蕩神。此言勉從，庶幾寡悔。苟行之而願益，則有先王之明謨，具在於緇帙也。嗚呼！老兄盛年壯思，猶言不成文。况歲晚心衰，則詞豈追意？方今涼秋八月，嗚根長川，愛君此行，高興可盡。况彼敬亭溪山，暢乎遐

覽，正此時也。

卻登高文

玉罍澄醪，金盤繡餼，茱房氣烈，菊蕊香豪。左右進而言曰：「維芳時之令月，可藉野以登高。矧上林之伺幸，而秋光之待褒乎？」余告之曰：「昔時之壯也，情槃樂恣，歡賞忘勞。悵心志於金石，泥花月於詩騷。輕五陵之得侶，陋三秦之選曹。量珠聘伎，紉綵維艘。被牆宇以耗帛，論邱山而委糟。豈知忘長夜之靡靡，累大德於滔滔。愴家艱之如燬，縈離緒之鬱陶。陟彼岡矣，企予足。望復關兮，睇予目。原有鶴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空蒼蒼兮，風淒淒。心躑躅兮，淚漣漣。無一歡之可作，有萬緒以纏悲。於戲！噫！嘻！爾之告我，曾非所宜。」

書述

壯歲，書亦壯。猶嫖姚十八從軍，初擁千騎，憑陵沙漠，而目無全虜。又如夏雲奇峯，畏日烈景，縱橫炎炎，不可向邇。其任勢也如此！老來，書亦老。如諸葛亮董戎，朱勰接敵，舉口輿自隨，以白羽磨軍，不見其風骨，而素相適，筆無全鋒。噫！壯老不同，功用則異。惟所能者，可與言之。

書有八字法，謂之撥鑑。自衛夫人并鍾，王傳授于歐、顏、褚、陸等，流于此日。然世人罕知其道者。孤以幸會，得受誨于先王。奇哉是書也！非天賦其性，口授要訣，然後研功覃思，則不窮其奧妙。安得不祕而寶之？所謂法者：『擗』、『壓』、『鉤』、『揭』、『抵』、『拒』、『導』、『送』也。此字亦有顏公真卿墨跡尚存于世。余恐將來學者無所聞焉，故聊記之。擗者，擗大指骨上節，下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鈞。厭者，捺食指，著中節旁。鈞者，鈞中指，著指尖，鈞筆令向下。揭者，揭名指，著指爪肉之間。揭筆令向上。抵者，名指揭筆，中指抵住。拒者，中指鈞筆，名指拒定。導者，小指引名指過右。送者，小指送名指過左。

書評

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拘窘。顏真卿得其筋，而失於粗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生獷。徐浩得其肉，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獻之俱得之，而失於驚急，無蘊藉態度。

南唐後主詩集

九月十日偶書

晚雨秋陰酒乍醒。感時心緒香難平。黃花冷落不成豔。紅葉颼颼競鼓聲。背
世返能厭俗態。偶緣猶未忘多情。自從雙鬢斑斑白。不學安仁卻自驚。

秋鶯

殘鶯何事不知秋。橫過幽林尙獨遊。老舌百般傾耳聽。深黃一點入煙流。棲
遲背世同悲魯。瀏亮如笙碎在喉。莫更留連好歸去。露華淒冷蓼花愁。

病起題山舍壁

山舍初成病乍輕，杖藜巾褐稱閑情。
爐開小火深回暖，溝引新流幾曲聲。
暫約彭涓安朽質，終期宗遠問無生。
誰能役役塵中累，貪合魚龍搆強名。

送鄧王二十弟從益牧宣城

且維輕舸更遲遲，別酒重傾惜解攜。
浩浪侵愁光蕩漾，亂山凝恨色高低。
君馳檣楫情何極，我凭闌干日向西。
咫尺煙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淒淒。

渡中江望石城泣下

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
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
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
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

輓辭

珠碎眼前珍；花凋世外春。未銷心裏恨；又失掌中身。玉筍猶殘藥；香奩已染塵。前哀將後感；無淚可霑巾。

豔質同芳樹；浮危道略同。正悲春落實；又苦雨傷叢。穠麗今何在？飄零事已空。沈沈無問處；千載謝東風。

悼詩

永念難消釋；孤懷痛自嗟。雨深秋寂寞；愁引病增加。咽絕風前思；昏濛眼上花。空王應念我；窮子正迷家。

感懷

又見桐花發舊枝。一樓煙雨暮淒淒。凭闌惆悵人誰會？不覺潸然淚眼低。
層城無復見嬌姿。佳節纏哀不自持。空有當年舊煙月。芙蓉城上哭蛾眉。

梅花

殷勤移植地，曲檻小闌邊。共約重芳日；還憂不盛妍。阻風開步障；乘月灑寒泉。誰料花前後，蛾眉卻不全？

失卻煙花主，東君自不知。清香更何用？猶發去年枝。

書靈筵手巾

浮生共顛顛；壯歲失嬋娟。汗手遺香漬；痕眉染黛煙。

書琵琶背

侂自肩如削，難勝數縷條。天香留鳳尾，餘煖在檀槽。

病中感懷

顛顛年來甚，蕭條益自傷。風威侵病骨，雨氣咽愁腸。夜鼎唯煎藥，朝髭半染霜。前緣竟何似？誰與問空王？

病中書事

病身堅固道情深，宴坐清香思自任。月照靜居惟擣藥，門扃幽院只來禽。庸醫懶聽詞何取！小婢將行力未禁。顛問空門知氣味，不然煩惱萬塗侵。

賜宮人慶奴

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煙態拂人頭。

題金樓子後并序

梁元帝謂：『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後西魏破江陵，帝亦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荊州壞，焚書，二語先後一轍也？詩以慨之。

牙籤萬軸裹紅綃，王粲書同付火燒。不是祖龍留面目，遺篇那得到今朝？

句

迢迢牽牛星，香在河之陽。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見癸辛雜集）

鶯狂應有恨，蝶舞已無多。（見老學庵筆記）

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見石林燕語）

病態如衰弱，厭厭向五年。（見瀛奎律髓注）

衰顏一病難牽復，曉殿君臨頗自羞。（見瀛奎律髓注）

冷笑秦皇經遠略，靜憐姬滿苦時巡。（見瀛奎律髓注）

鬢從今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舊黃。（見翰府名談）

萬古到頭歸一死，醉鄉葬地有高原。（見翰府名談）

人生不滿百，剛作千年畫。（見野客叢談）

日暎仙雲薄，秋高天碧深。（見海錄碎事）

烏照始潛輝，龍燭便爭秉。（見孔帖）

凝珠滿露枝。（見孔帖）

游颺日已西，肅穆寒初至。（見孔帖）

九重開扇鵠，四牖炳燈魚。（見孔帖）

羽觴無算酌。（見孔帖）

傾盃更爲壽，深卮遞酬賓。（見孔帖）

南唐後主詞集

漁父

浪花有意，「浪花有意，」詞譜作「閩苑有情。」千重雪；桃花無言一隊春。一壺酒，
一竿綸，「綸，」詞譜作「身。」世上「世上，」詞譜作「快活。」如儂有幾人？

一櫂春風一葉舟；一綸鬢縷一輕鈎。花滿渚，酒滿甌，萬頃波中得自由。

望江南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游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多少淚，斷臉「斷臉，」全唐詩作「霑袖。」復橫頤。心事莫將如「如，」侯本作「和，」

歷代詩餘，全唐詩並同。淚說，「說」全唐詩作「滴」。鳳笙休向淚時，「淚時」全唐詩作「月明」吹腸斷更無疑。

閒夢遠，南國正芳春；船上管絃江面綠，滿城飛絮鞦韆。「鞦韆」舊鈔本作「混」全唐詩同。輕塵忙「忙」全唐詩作「愁」殺看花人。

閒夢遠，南國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遠，「遠」歷代詩餘作「暮」全唐詩同。蘆花深處泊孤舟，笛在月明樓。

擣練子令

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

調別作擣練子，詞譜註此詞爲馮延巳作。今案延巳陽春集無此詞，未知何據。（二主詞箋）詞名擣練子即詠擣練，乃唐詞本體也。（詞品）

李重光深院靜小令一闕，升庵曰：「詞名擣練子，即詠擣練也。復有雲鬢亂一篇，其詞亦同衆刻。」

本無異。嘗見一舊本，則俱係鷓鴣天。二詞之前，各有半闕。其雲鬢亂一闕云：「節候雖佳景漸闌，吳綾已颯越羅寒，朱扉日暮隨風掩，一樹藤花獨自看。雲鬢亂，晚粧殘，帶恨眉兒遠岫攢。斜托香腮春筍嫩，爲誰和淚倚闌干？」其深院靜一闕云：「塘水初澄似玉容，所思還在別離中，誰知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詞苑

叢談）

鷓鴣天唐人罕有填此調者，宋元諸作，亦祇一體。詞譜列晏幾道詞云：「彩袖殷勤捧玉鐘，當年拚卻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字句雖同，後段平仄全異。升庵孤說，恐不足信。（二主詞箋）

雲鬢亂，晚妝殘，帶恨眉兒遠岫攢。斜托香腮春筍嫩，爲誰和淚憶闌干？

此闕舊鈔本，侯本並不載，當是呂氏校刊附益。（二主詞箋）

楊柳枝

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芳魂感舊遊。多見長條似相識，強垂煙穗拂人頭。

相見歡

林花謝了春紅，太慳！
恨「口恨，」舊鈔本作「常恨，」候本同，全唐詩作「無奈。」
朝來寒重，「重，」候本作「雨，」全唐詩同。晚來風。
胭脂淚，留人「留人，」全唐詩作「相留。」
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鏤清秋。
翦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
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此詞最悽惋，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花庵詞選注）

長相思

一重山，兩重山，山遠天高煙水寒；相思楓葉丹。
鞠花開，鞠花殘，塞雁高飛

人未還，一簾風月閒。

雲一綯，「綯」候本作「羅」。玉一梭，澹澹衫兒薄薄羅，輕顰雙黛螺。秋風多，

兩相「相」，全唐詩作「如」。和，簾外芭蕉三兩窠。夜長人奈何！

會端伯集雅詞，以爲孫喬之作，非也。（呂氏刻本注）

浣谿沙

紅日已高三丈透。金釧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點金釧溜。

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遙聞簫鼓奏。

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貴氣象。國朝江南遺徐鉉，來朝欲以辭勝。至，誦後主秋月詩。太祖但笑曰：

「此寒士語耳，吾不爲也。吾微時，夜自華陰道逢月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

鉉聞，驚服。太祖雖無意爲文，然出語雄健如此。以予觀李氏據江南全盛時，宮中詞曰：「簾日已高三

丈透。金釧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徹金釧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時聞簫鼓奏。」

議者謂與「時挑野菜和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者異矣。然太祖一日與朝臣議論不合，歎曰：「安得彖維翰者與之謀事乎？」左右曰：「維翰愛錢。」太祖曰：「措大家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

子矣。」以此言之，不知彼所謂金鑪香獸，紅錦地衣，當費幾萬貫！此語得無是措大家眼孔乎？（捫蝨新語）

金陵人謂中酒曰酒惡，則知後主詞曰：「酒惡時拈花蕊嗅，」用鄉人語也。（侯鯖錄）

轉燭飄蓬一夢歸。欲尋陳迹恨人非。天教心願與身違。待月池臺空逝水。

蔭花樓閣漫斜暉。登臨不惜更霑衣。

采桑子

輓轡金井梧桐晚，幾樹驚秋。畫「畫」一作「舊」。雨新「新」草堂詩餘作「和」。

愁！百尺蝦鬚在「在」，全唐詩作「上」。玉鈎。瓊窗春斷雙蛾皺，回首

首邊頭，欲寄鱗遊，九曲寒波不溯流。

亭前春逐紅英盡，舞態徘徊。原闕一字。舊鈔本作「零」，候本作「細」，全唐詩同。雨
霏微，不放雙眉時暫開。綠窗冷靜芳音斷，香印成灰，可奈情懷，欲睡朦朧入夢
來。

菩薩蠻

尋春須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縹色玉柔擎，醅浮盞面。「□」，舊闕
一字，一本作「清」。□□□□□。呂本注二字漫滅不可認，疑是「何妨」。頻笑粲，禁苑春
歸晚。同醉與閒平，詩隨羯鼓成。

花明月黯飛「飛」，全唐詩作「籠」。輕霧今朝「朝」，全唐詩作「宵」。好向郎邊
去；
剗鞦出「出」，候本作「步」，全唐詩同。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向偎人
顫！「奴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

蓬萊院閉天台女，畫堂畫寢人無語。拋枕翠雲光，繡衣聞異香。潛來珠鑲

動，驚覺銀屏。『銀屏，』全唐詩作『鴛鴦。』夢，臉慢。『臉慢，』全唐詩作『慢臉。』笑盈盈，相看無限情。

銅簧韻脆鏘寒竹，新聲慢奏移纖玉。眼色黯相鈎，秋。『秋，』詞林紀事作『嬌。』波橫欲流。雨雲深繡戶，未。『未，』全唐詩作『來，』詞林紀事同。便諧衷素，讌罷又成空，夢。『夢，』呂本注一作『睡，』全唐詩詞林紀事同。迷春夢中。

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限！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

更漏子

金雀釵，紅粉面，花裏暫時相見。知我意，感君憐，此情須問天。香作穗，蠟成淚，還似兩人心意。山。『山，』舊鈔本作『珊。』枕膩，錦衾寒，夜來更漏殘。

柳絲長，春雨細，花外漏聲迢遞。驚寒雁，起寒烏，畫堂金鷓鴣。香霧薄，透重

幕，惆悵謝家池閣。紅燭背，繡帷垂，夢長君不知。

此詞又見花庵詞選，爲溫庭筠作。上「寒」字作「塞」。下「寒」字作「城」。重「字」帷「

字並作「簾」。二主詞箋

清平樂

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雁來音信無憑，路遙歸夢難成。離恨恰「恰」，全唐詩作「却」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喜遷鶯

曉月墜，宿雲微，無語枕憑「憑」，全唐詩作「頻」欹。夢回芳草思依依，天遠雁聲稀。嘯鶯散，餘花亂，寂寞畫堂深院。片紅休掃儘從伊，留待舞人歸。

烏夜啼

昨夜風兼雨，簾幙颯颯秋聲，燭殘漏斷「斷」，舊鈔本作「滴」。頻欹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隨流水，算來夢裏「夢裏」，候本作「一夢」，詞譜同。浮生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

阮郎歸

東風吹水日銜山，春來長是閒。落花狼藉酒闌珊，笙歌醉夢間。佩聲悄，
「佩聲悄」，草堂詩餘作「春睡覺」。晚妝殘，憑誰「憑誰」，草堂詩餘作「無人」。整翠鬟，留
連光景惜朱顏，黃昏獨倚闌！

此詞又見歐陽修六一詞，吹作臨，餘與草堂詩餘同。又見馮延巳陽春集。又見蘭畹集，爲晏殊作。
今考本書本題有印，當從草堂詩餘作後主爲確。（二主詞箋）

浪淘沙

簾外雨潺潺，春意將闌。將闌，花庵詞選作「闌珊」，全唐詩同。羅衾不暝，「暝」

詞譜作「耐」，全唐詩同。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暮凭闌，無限關

關，花庵詞選作「江」，全唐詩同。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歸去「歸去」，呂本注

一作「何處」，草堂詩餘作「春去」，全唐詩同。也，天上人間。

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遂作詞，含思悽惋，未幾下世。（西清詩話）

顏氏家訓言：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北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歡言分手。

李後主長短句，蓋用此耳！故云別時容易見時難，又云別易會難無可奈。顏說又本文選陸士衡答賈

謚詩云：「分索則易，攜手實難。」（能改齋漫錄）

後主玉樓春宮詞，忒富貴，此極悽慘，醒亦夢耳。（楊慎草堂詩餘）

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秋風庭院薜侵階，一行「行」，舊鈔本作「任」，侯本全唐

詩並作『析』。珠簾閒不捲，終日誰來？
 金鑣『鑣』候本作『劍』。全唐詩同。已沈埋，壯
 氣蒿萊。晚涼天靜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

玉樓春

晚『晚』全唐詩作『曉』。妝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笙『笙』詞譜作『鳳』。
 簫吹『次』詞譜作『聲』。全唐詩同。斷水雲閒，重按霓裳歌徧徹。臨春『春』詞譜作
 『風』。全唐詩同。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味『味』。草堂詩餘作『未』。全唐詩同。切。歸
 時休照『照』詞譜作『放』。全唐詩同。燭花紅待放『放』。詞譜作『踏』。全唐詩同。馬蹄清
 夜月。

玉樓春，李煜詞名惜春容（詞譜）

虞美人

風回小院庭蕪綠，柳眼春相續。凭闌半日獨無言，依舊竹聲新月似當年。

笙歌未散尊前「前」，侯本作「疊」，草堂詩餘詞譜並同。在池面冰初解。燭明香黯畫

歌「歌」，草堂詩餘作「樓」，詞譜作「闌」。深滿鬢清霜殘雪思難任。「任」，詞譜作「禁」。

春花秋月「月」，花庵詞選作「葉」。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

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依然「依然」，舊鈔本作「應猶」，花庵詞選草堂詩餘

並同。在，只是朱顏改。問君都「都」，侯本作「能」，一作「還」。有幾「幾」，舊鈔本作「許」。

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王旂，平甫之子，嘗云：「今語襲陳言，但能轉移耳！世稱秦少游千秋歲詞：「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為奇；不知李國主已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為海耳。」（后

山詩話）

后山詩話載王平甫子旂謂秦少游「愁如海」之句，出於江南李後主「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之意。僕謂李後主之意，又有所自。白樂天詩曰：「欲識愁多少，高於灤灤灘。」

劉禹錫詩曰：『蜀江春水拍天流，水流無限似儂愁。』得非祖此乎？則知好處，前人皆已道過，後人但翻而用之耳。（野客叢書）

鍾隱入汴後，『春花秋月』諸詞，與『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一帖，同是千古情種。較長城公煞是可憐。（花草蒙拾）

一斛珠

曉「曉」，詞譜作「晚」。妝初過，沈檀輕注些兒個。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羅袖裏殘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澆。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

臨江仙

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鈎羅幕，惆悵暮煙垂。

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煙草低迷。爐香閑爇鳳皇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

謝新恩

臨江仙，唐教坊曲名，李煜詞名謝新恩。（詞譜）

一

金牕力困起還慵。

餘闕（呂氏刻本注）

此調起句七字，唐宋諸家，無有作平住者。詞譜此句在第四闕中。（二主詞箋）

二

秦樓不見吹簫女，空餘上苑風光。粉英金蕊自低昂。東風惱我，纔發一襟香。
瓊牕□夢留殘日，當年得恨何長。碧闌干外映垂楊。暫時相見，如夢懶思量。

三

櫻桃落盡階前月，象妝愁倚熏籠。遠是去年，今日恨還同。雙鬟不整雲顛
頓，淚沾紅抹胸。何處相思苦，紗牕醉夢中。

此闕字句敘誤，無別本可校。（二主詞箋）

四

庭空客散人歸後，畫堂半掩珠簾。林風淅淅夜厭厭。小樓新月，回首自纖纖。
春光鎮在人空老，新愁往恨何窮！□□□□□□□□，原闕七字，詞譜作「金刀力困起
還慵，」歷代詩餘「刀」作「牕。」一聲羌笛，驚起醉怡容。

五

櫻桃落盡春將困，秋千架下歸時漏暗。漏暗，」呂本注疑是「滿階。」斜月遲遲
在花枝。花枝。」下呂本注闕十二字。徹曉紗牕下，待來君不知。

此闕闕謬不可考。（二主詞箋）

六

冉冉秋光留不住，滿階紅葉暮。又是過重陽，臺榭登臨處。朱黃香墜紫鞠氣，
飄庭戶。晚煙籠細雨，離離新雁咽寒。『寒』呂本注一作『愁』。聲恨年年長相似，
此闕不可句讀。

此闕既不分段，亦不類本調；而他調亦無有似此填者。（二主詞箋）

以上六詞，侯氏刻本注謂出孟郡王家墨蹟，疑當時紙幅斷爛，錄者僅僅依錯簡如此。（二主詞箋）

蝶戀花

遙夜亭皋閒倒『倒』，舊鈔本作『信』，全唐詩同。步乍『乍』，全唐詩作『纔』。過清
明，早『早』，全唐詩作『漸』。覺傷春暮。數點雨聲風約住，朦朧澹月雲來去。桃李
依依春『春』，全唐詩作『香』。黯度。誰在秋千，笑裏低低『低低』，全唐詩作『輕輕』。
語？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

破陣子

四「四」一作「三」。十年來「來」一作「餘」。家國，三「三」一作「數」。千

里地山河，鳳閣「閣」全唐詩作「闕」。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識」

一作「慣」。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銷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

離歌，垂「垂」一作「揮」。淚對宮娥。

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願乃揮淚宮娥，聽教坊

離曲，何哉？（東坡志林）

東坡謂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何乃揮淚對宮

娥，聽教坊離曲，然不獨後主然也。安祿山之亂，明皇將遷幸。當是時，漁陽鞞鼓，驚破霓裳，天子下殿走

矣。猶戀戀於梨園一曲，何異揮淚對宮娥乎？後主嘗寄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而

舊宮人入掖庭者，手寫佛經爲李郎資冥福。此種情況，自是可憐。乃太宗以「小樓昨夜又東風」置

之死地，不猶煬帝以『空梁落燕泥』殺薛道衡乎？（尤侗西堂全集）

南唐李後主詞：『最是倉皇辭廟日，不堪重聽教坊歌，揮淚對宮娥。』譏之者曰：『倉皇辭廟，不揮淚於宗社而揮淚於宮娥，其失業也宜矣。不知以爲君之道責後主，則當責之於垂淚之日，不當責之於亡國之時。若以填詞之法細後主，則此淚對宮娥揮爲有情，對宗社揮爲乏味也。此與宋蓉塘譏白香山詩，謂憶妓多於憶民，同一腐論。（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

詩

選

品 品 品

中國文藝叢選 二册 定價一元二角

蔣善國編 編者從中國古今文藝作品中采其具有真性情與藝術者輯成此書別爲九卷(一)古歌謠(二)古情歌(三)新樂府(四)絕句(五)小令(六)小曲(七)新國風(八)僞言(九)短楸計共一千餘首可供欣賞可資研究每卷之首更由編者撰有引言以助理解

中國詩選 二册 定價一元五角

蔣善國編 是書係從十萬餘本詩集選出上起古昔下迄現代共約一千餘首雖不能算是我國詩國的總成績而幾千年來詩之菁華收羅略備可以做詩人創作的基礎亦可供一般人的欣賞

歷代白話詩選 一册 定價五角

徐 珂編 詩人當機興詠自然成章不加雕飾而風格神韻自足玩味本書所輯從晉至清凡各體詩一千餘首音韻自然明白如語談爲研究白話詩者之良好範本

商務印書館

詞

選

詞選

胡適選註

普通本定價一元八角
高中本定價一元六角

本編選集晚唐以迄南宋的詞凡三百五十餘首編者自謂「我是一個有歷史癖的人所以我的詞選就代表我對於詞的歷史的見解」他的見解以爲自晚唐至元初爲詞的自然演變的時期始爲歌者的詞繼爲詩人的詞次爲詞匠的詞至詞匠而音律古典桎梏性靈詞運便不可挽致了本編所選諸詞歷歷表示此種演變的途徑每一作家有一小傳編者的見解與批評往往附見小傳中讀者可解悟不少附錄「詞的起原」一篇爲編者論詞精心之作

東坡樂府

二册 定價六角

東坡樂府向少單行本茲本館藏一依元刻其文字斟定則從朱氏禮付叢書編首冠以子由所撰墓誌銘俾讀者備悉東坡之生平

稼軒長短句

四册 定價一元

辛稼軒詞亦難得單行善本此編以元刻爲主而以毛氏汲古閣本互校之間有毛本勝於元刻處因爲校記一卷附於卷末又從宋史錄稼軒本傳一首刊諸前編

李後主詞

一册 定價三角

歷代詞選集評

徐珂選輯 一册 定價八角

本書所輯唐五代宋金元

明之詞六百五十餘首每首皆有

名人評語學者易於領會

清詞選集評

徐珂選輯 一册 定價六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南唐二主全集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管效先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COMPLETE WORKS OF THE TWO PRINCES
OF THE SOUTHERN TANG DYNASTY

By

KUAN HSLAO SIEN

1st ed., Dec., 1930

Price: \$0.3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A
一一
沈

